

蜀山
續集

峨嵋七矮



還珠樓主

正氣書局印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:1 4761B

還珠樓主著

外蜀
集山

峨

嵎

七

矮

第三集

正氣書局印行



峨 嵋 七 矮

第 三 集

前 題

古洞幾千春遍地香光開別府

滇池八百里瀾天霞彩鬥顏師

亭午唱荒鷄竹樹蕭疎容小隱

凌空飛白練池塘清淺長靈袂

孽盡斷腸人劇憐絕代風華與爾同死

功成靈石火爲求神山藥餌結伴長征

蜀山
外集
峨嵋七矮
第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

三

集

前文金蟬等七矮，在巫山石仙王舊居，收了石氏姊弟之後，石慧由凌雲鳳帶走，七矮同往峨嵋解脫坡，又受寶相夫人之託，師徒九人，同了黎女雲九姑，往救九姑之弟，黎人雲翼，中途將人分成兩起，由小神僧阿童帶了甄良甄兌石完師徒，三個精通地形的人，趕往婁山關，九盤嶺救人，並破禁制九姑真形的邪法，金蟬，石生，易鼎，易震，帶了靈奇，先由九姑引路，去往雲霧山，暗谷中降落，九姑指明途徑別去，金石等五人，由谷中走入，到了道家西南十四洞天，金石峽口外，石生向衆人商計，假裝迷路，獨自循徑深入，直抵癩僧洞前，與妖徒韋蛟相遇，雙方本有夙緣，韋蛟固是一見投契，惟恐石生受害，想要保全，石生也覺他貌雖醜怪，心地善良，知他誤認自己，是個迷路道童，有心取笑，又見瀑布上幻影，現出九姑適才分手，飛至途中，便被妖徒追上，鬥了一陣，勉強脫身，又被妖僧擒去，算計雙方，發難時間將到，二次引逗韋蛟，重現瀑布幻影，剛查看出九姑，在妖僧法台前，被石完阿童救走，二妖徒吳蠅，忽然隱形趕來，想擒石生，並害韋蛟，以遂平日嫉刻之念，剛一發動妖法，不料千神蛛，隱形

趕來，用幾根蜘蛛絲，將其擒向空中吊起，石生也卽出手，韋蛟才知來人，並非弱者，上了石生的當，無如前世恩主，相依多年，雖然前因已昧，天性猶存，依然不忍加害，一面又恐妖徒進讒，妖師回來，無法交待，意欲迫令服輸，便將妖牌晃動，妖光寒焰，立時加強，上下四外，重如山嶽，石生本就覺出利害，干神蛛又在一旁，隱身警告，石生入峽時，惟恐妖僧警覺，雖將頭上金牌，交與金蟬，但是石生近來，已與此寶，心靈相合，又經枯竹老人指點，不論相隔多遠，行法一收，立向主人飛回，上來自恃，不曾想用，聞言立被提醒，知道此寶，正是妖法尅星，運用玄功，手挽靈訣，往頭上一按，立有一片金霞，金山也似湧起，轟的一聲巨震，將那緊壓身外的，刀山火海盪開，成二巨洞，韋蛟情急，祇管將牌連指，無如敵人法寶，威力神妙，隱形人又在旁說起來人，便是峨帽七矮，吳蝮已然疼死了兩次，對方也不還攻，一味好笑，心正愁急，無計可施，猛聽當空，厲聲喝道，徒兒快收法寶，去往前山相候，我與這般小狗拚了，語聲未歇，眼前倏地一暗，當空青幕突隱，一片墨雲，比電還快，忽由空中，直壓下來，同時，又聽隱形人，在旁喝道，妖僧已來，石道友還不傳聲合圍，跟着又道，無知禿賊妖孽，在我干神蛛手下，想把你那孽徒救走，豈不是夢想麼，話未說完，那片墨雲，已快撲向妖徒身上，就這晃眼之間，祇聽妖徒，一聲慘嗥，幾絲灰白色的光影，微一閃動，妖徒

平空裂成七八大塊，身遭慘死，斷體殘肢，帶着一些肝腸肚肺，也不下落，逕朝墨雲撞去，本意先救吳竦，然後對敵，上來看出妖徒身外，勒有幾絲白影，邪氣隱隱，暗忖峨嵋門下，怎會有這等邪法，心方奇怪，人已隱身墨雲之中，飛撲上去，本意想用獨有的烏靈神火，先將綁人的法寶燒斷，並沒料到，那是蛛絲，收得那等快法，敵人並還利用妖徒殘尸，暗藏土木神雷，就勢反擊，雙方勢子都是又快又猛，一下撞個正着，祇聽一聲爆音，血肉橫飛，宛如雨雹，當頭墨雲，首被震散了一大片，隱形人語聲搖曳，已然飛向遙空，哈哈大笑而去，那墨雲乃地底煞氣煉成，放將出來，祇是一片濃烟墨雲，不知細底的人，與之相遇，妄用法寶飛劍迎敵，稍爲一撞，立即爆炸，化爲千尋暗赤色的烈火血光，將人罩住，稍爲疏忽，休想活命，不料千神蛛，曾受師父指教，得知細底，雖知阿童，金，石，諸人，各有防身至寶，別人却是難說，惟防甄，易，靈，石，諸人，萬一疏忽受傷，立時將機就計，先將妖徒勒死，再用法力，把殘尸往上打去，妖僧驟不及防，幾吃大虧，幸是上來志在救人，未怎全力施爲，又將火勢禁住，雖然收勢得快，元氣已然受傷，不由怒上加怒，立時現身，不顧先尋石生晦氣，將手一揚，飛起一圈青光，照向空中，石生祇想收服章蛟，不願傷他，並未十分施爲，一見妖徒，被千神蛛所殺，不知用什法寶，隱在殘尸之內，破了妖火，妖僧跟着現身，似要往空朝千神蛛發話

之處飛去，如何能容，先是一串太乙神雷，向空打去，緊跟着：一晃兩戒牌，待要飛身追趕，妖僧因見妖徒慘死，連元神也被消滅，妖火毒計，不曾施上，反被隱形對頭，暗用法寶，震傷元氣，不知于神蛛，隱遁神速，快得出奇，怒火頭上，方想行法，查看敵蹤，不料下面敵人，小小年紀，這等利害，揚手便是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打將上來，知道太乙神雷，威力至大，不敢硬鬥，忙用玄功變化，剛剛遁向一旁，待施毒手還攻，稍挽顏面，眼前倏地一亮，七八道劍光寶光，連同一片佛光，分兩路電馳飛來，內中一個小和尚，正是先前救走雲九姑兄妹的勁敵，一見佛光，已是驚心，再見內有一人，手指霹靂雙劍，化爲一紅一紫，兩道長虹，帶着風雷之聲，當先飛到，頭前更有一隻玉虎，口噴銀花祥霞，精光灑灑，靈雨霏霏，竟看不出是何法寶，如此利害，再加上衆敵人的法寶飛劍，一時劍炁冲霄，金霞蓋地，光芒萬丈，照耀崖谷，還未近前，各人的太乙神雷，已連珠般打上身來，這等猛惡形勢，從來未見，任憑自己，精擅玄功變化，法力高強，也難抵敵，何況敵衆我寡，內有數人，剛剛見面，不知深淺，所用法寶飛劍，已有如此威力，道法高強，可想而知，不由心驚胆寒，知被佛光照定，衆人再一合圍，萬無生路，忙縱妖遁，破空逃去，衆人還待追趕，妖僧已經一閃即隱，不知去向，又聽石生，下面急呼，小神僧蟬哥哥，你們快來，我有話說，飛落一看，妖徒韋蛟，怔怔的滿

面驚疑之容，站在當地，眼望石生，一言不發，去留兩難神氣，石完見韋蛟，生得和他，差不多高，貌相也一般醜怪，又見石生，與他笑容相向，不似敵人，由不得心生喜愛，縱將過去，伸手便拉，石完行動魯莽，韋蛟誤當擒他，立縱遁光，往側閃避，阿童後到，佛光尙未及收，一見韋蛟形貌醜怪，所用遁光，又是邪法，與前遇妖僧，同一路數，當是餘孽，想要漏網，將手一指，佛光便罩上前去，韋蛟知難逃脫，不願身落人手，剛急喊得一聲師父，待要施展邪法自殺，猛覺佛光透體而過，當時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佛光照處，禁法全解，石生恐有疏失，恰巧飛身趕來救護，猛然警覺，想起拜師以前，所遇異人，以及前生經歷，恍然大悟，同時，阿童佛光，也被石生止住，收了回去，便不再倔強，隨向石生撲去，到了面前，口喊恩主，想死小畜了，石生還自奇怪，韋蛟隨由胸前，取出一枚玉環，大祇寸許，哭訴道，恩師轉世多年，當已遺忘，此是恩主昔年所賜舊物，本來小畜，前因已昧，幸蒙極樂真人恩憐，遇時，說師父前生所習，不是玄門正宗，轉世之時，真人恐怕來生，又入歧途，特用仙法，使恩主在道基未固以前，不再記得前生之事，小畜自恩主兵解，憤而自殺，投生在一個苗人家內，生時，右手握着恩主所賜玉環，自知轉世爲人，猶記前生，爲避苗人傷害，一直裝傻，三歲上父母雙亡，雖解前因，無奈無什法力，受盡欺凌苦難，每日望天號哭，想尋恩主，

年紀太小：不得遠行，好容易挨到九歲，因比常人，力大身輕，決計離開苗嶠，往各處山中，訪詢恩師下落，半夜逃出，行至此山來路暗谷之中，極樂真人，忽然現身，對小畜說，恩主現在峨嵋修煉，不久便要來此，但你前途，還有遇合，你如不忘本來，此人性情古怪，難免不受其虐待，暫時又無安身之處，正好借此在你恩主將來的洞府中等候，就便學點法術，此人所習，雖是旁門，但與別的妖邪不同，尤其初步功夫，與玄門正宗，殊途同歸，能在數年以內，打點根基，將來修爲上，比較容易，你恩主不久，便出行道，無暇傳授，必須學點法術，得有幾件法寶，才可相隨出入，我現將你前生經歷，行法禁閉，除我親自解去，祇有佛家大小乘佛光能破，再在玉環之中，留一靈符，異日遇見恩主，將此環交他，用本身真氣一吹，便生妙用，他前生之事，立時想起，從此相隨，便可望成就了，說完，在頭上按了一下，小畜人便昏迷，醒來祇玉環仍懸胸前，真人已走，便順谷徑前行，中途連經奇險，身受重傷，幾遭慘死，多蒙方才逃走那位恩師，救來此地，收到門下，因說弟子忠厚，十分憐愛，祇二師兄吳竦嫉忿作對，師父也未聽他蠱惑，日前師父忽說小畜，大難相臨，祇有兩條路走，一條是將未幾頁道書，連同黎母留藏的毒龍丸，強奪得手，並娶雲九姑爲妻，永作快樂散仙，另一條路却未明言，弟子見他，時喜時憂，不知何故，今日恩主到來，小畜前因已昧，連這胸前玉

環，也不知來歷用處，除一見如故，不捨離開而外，萬沒想是前世恩主，後被佛光罩住，知道峨嵋各位仙長，法力高強，師父昨日，又有發現警兆不妙，九姑之事，如不成功，過了今年，便無生理的話，當他逃時，十分狼狽，先命小畜，去往前山等待，忽又暗中傳聲，去了祇有送死，不可前往，最好仍在當地，或許因禍得福，心正遲疑，見要被擒，想起二師兄，死時慘狀，恐難免死，跑又跑不脫，懷念師恩，心中愁憤，意欲求死，不料佛光上身，便被恩主止住神僧，並未加害，及將禁法破去，悟出前因，小畜本是恩主前生洞中黑猿，恩主見了玉環，當已想起，此洞乃西南十四洞天，應爲諸位師長所有，靈景頗多，尙未開闢，望乞恩主，憐念小畜，誓死相隨，區區微誠，許其棄邪歸正，從此隨侍門下，永不離開，並請諸位師長，大發慈悲，念在小畜前師，雖是左道，但他近數十年，並無惡行，此次與雲九姑作對，也非不得已，情有可原，好在爲惡，祇二師兄一人，已遭惡報，敬乞格外開恩，小畜感恩不盡，說時，石生早一口真氣，噴向玉環之上，一片精光，當頭照過，立把前生經過，全都想起，知道章蛟，本是守洞小猿，平素靈慧機警，自己也曾傳他道法，甚是憐愛，見他以殉身主，這等忠義，再想起方才相待情景，越發心許，方要開口，金蟬已先問道，石師弟，果然是這樣麼，石生笑道，一句不差，他心性還好，祇可惜陷身左道，把路走錯，金蟬，阿童，同聲說道，這又何

妨，我們奉命收徒，原許便宜行事，何況極樂真人，又是那等說法，你就收他爲徒便了，隨命韋蛟，重行拜師之禮，師徒二人，均頗喜慰，韋蛟原意前師恩義難忘，祇當可以保全，剛向衆人禮拜完畢，甄兌首道，秃賊實是凶狠可惡，照他行爲，萬不能容，並且此洞，是他老巢，絕不甘休，休看逃走，早晚捲土重來，還須預爲之備，石完接口道，師父說得對，方才他將雲九姑困住，所說的話，已是該死，後來竟想用邪法，將九姑和那道人，一齊害死，雖被小神僧嚇跑，不曾如願，後來我和九姑，尋到他的兄弟一看，混身上下，均被那黑顏色的妖火，燒得稀爛，體無完膚，並且弟子晚到一步，仍要遭他毒手，如今九姑，在禁法防護之下，正爲他醫傷，可憐極了，諸位師伯師父，萬不可容他逃走，韋蛟聞言，方自不快，石生笑道，這妖孽邪法真高，連干道友，那麼神通，均未與他對面，祇用妖徒殘尸，回敬了一下，破去他的妖火，便自遁走，大家也趕來了，金蟬驚問，干道友也來了麼，如何未見，石生道，他說此時未到相見時機，祇在我面前，略爲現形，便將妖徒吊起，秃賊一來，立時遁走，未再見面，你們救人的事，我已得知大概，九姑怎會被他攝去，如何破他妖法，還有一個大妖徒，可曾除去，阿童隨說前事，原來九姑，因在解脫坡，苦求寶相夫人，時經一年，終無回應，知道兄弟，受盡磨折，心如刀割，惟恐誤事，四出求人相救，請託到崑崙派一位女長老。崔黑女門

下，滿擬對方，崑崙名宿，必可相助，那知崔黑女，竟將他看中，意欲收徒，方肯出手，九姑生具潔癖，最愛乾淨，見黑女形容醜怪，還在其次，最難受是性情怪僻，自從乃師道成飛升，孤身一人，隱居小雲山，錦楓谷旁，崖洞之中，從此休說外人，連本門師兄弟，也絕少往來，除有時裝作乞丐，遊戲人間而外，長年洞內打坐，當地風景絕佳，山洞有好幾處，不是崇閣高大，便是曲折幽奇，儘可闢作洞府之用，他偏住在一個大小不足方丈的，崖洞裏面，地勢卑溼，正當峯口，常年泥土塵沙布滿，偶然打坐日期較長，起身一看，通體塵封，簡直成了泥人，他也不加拂拭，本就污穢異常，性又嗜酒，多半自釀，大罇小罐，滿洞都是，幾無立足之地，酒味雖美，那盛酒的器具，全是山外拾來，破碎殘缺的，人家棄物，看去和老年女花子，所住窰洞一樣，門下也無徒弟，九姑心性，自然不投，也不知對方，特意苦修，以此滅消夙孽，當時受寵若驚，求人之際，還不敢過於堅拒，正想婉言推宕，答話稍慢，對方便自大怒，將其逐出，九姑忍氣吞聲，含淚出洞，冤家路窄，飛出不遠，又遇見前在崑崙派，後被逐出的女仙陰素棠，因見對方遁光，崑崙家法，人又美豔，不知細底，一見訂交，便露求助之意，陰素棠假說妖僧邪法利害，勝他容易，無奈你姊弟二人，一個被困洞內，一個真形，被他攝去，投鼠忌器，必須冷不防，先破禁法將人救出，再行下手，我有一至交金神君，煉就

小阿修羅法，可以爲你出力，隨寫一信，令其往投，那地方正是妖僧所居入口，暗谷附近，惟恐妖僧覺查，先不敢去，陰素棠說是無妨，我這裏留有神符一道，可供來往一次之用，但是此人，性情古怪，最重恩怨，不論親疎，永不無故助人，他如有事相求，必須答應，否則，他也決不勉強，你的事，却無望了，九姑趕到一看，對方住在谷口外面山腹之中，裏面地勢寬大，石室甚多，佈置得和仙宮一樣，到處珠光寶氣，明如白晝，心還暗喜，覺着此人法力必高，事情有望，誰知那人，以前乃魔教中，有名人物，自從教祖尸毗老人，隱退多年，一般同道，多半遭劫，加以身具特性，不喜與人交往，獨自一人，帶了好些魔女姬妾，隱居當地，終年享受，因和陰素棠相識，曾託他代爲物色兩個有根器的美女，陰素棠知他前在魔教門下，犯規被逐，尸毗老人，乃他師伯，隱退以前，恨其淫凶，爲本門丟人，曾有除去之意，自聞老人，近又出世，不敢出外，意欲借此結納見好，以便異日學他魔法地步，九姑那知就裏，照着指點，和那一道魔符，深入洞內，見宮室如此華美靈奇，祇是沿途未見一人，正自奇怪，朝着當中寶座，恭禮陳詞，眼前一花，寶座上現出一個，中年道裝男子，旁立好些少年男女，自己法力並非尋常，一路留意，竟未看出一點影跡，越發駭異，對方聽完來意，便取出一個晶球，令其自看，球上一片黃光閃過，立時現出兄弟雲翼，在妖僧洞中，受那風雷水火煉魂之苦，

心中悲痛萬分，跪哭求救，金神君道：我雖在這一甲子內，不離此洞，但我法力無邊，通行地底，如魚游水，更能用我阿修羅法，隱蔽行蹤，祇消煉法四十九日，教你姊弟，易如反掌，但我不白出力，可曾準備以何爲酬麼，九姑知對方，將他看中，由各樣珠寶說起，一直說到，分他一粒獨龍丸，俱都不要，最後還是對方吐口，明說心事，九姑心高好強，誓修仙業，聞言自非所願，但又不敢得罪，所幸對方，還講情理，並不十分勉強，說是我由今日起，便爲你煉法，以備開山入地，你兄弟的慘狀，你也看見，你將來的身受，比他更慘，如允嫁我爲妾，立可轉禍爲福，可自歸計利害，祇在四十九日之內，趕來回復，說明心意，絕不勉強，否則，便算應允，到日不必你來，我自下手，將你兄弟救出，由此你姊弟二人，同在我的門下，永享仙福，豈不是好，九姑無可如何，未置可否，退了出來，也未受到攔阻，回來越想越傷心，當年恩師黎母，曾說自己根骨甚厚，如能改歸正教，成就尙不止此，爲了師門恩重，尙不肯改投到別人門下，如今偏遇上一個妖邪對頭，苦苦相逼，事還未完，又遇見這麼一個魔頭，悲忿之下，如非手足情長，兄弟未曾脫困，真形又被妖僧攝去，惟恐激怒，致受形神俱滅之害，真恨不能毀容自殘，以免糾纏，後來再四盤算，覺着還是妖僧可惡，仇深恨重，起禍根苗，且挨過四十多天，寶相夫人再如堅拒不見，祇好拚着此身，等將兄弟救出，令其遠遁海外，然

後自行兵解，保全清白，再去轉世修爲，不料一念堅貞，災退福臨，七矮到來，尤爲相助，但那魔頭，十分難惹，必須先行回絕，以免結怨，去時，因妖窟密邇，本具戒心，與七矮初交，羞於啓齒，未借隱遁神符，去時假託引路，與衆同行，自然無事，回時，如在天明以前，也可無妨，偏生晦星還未退盡，到時，魔頭正在宮中，恣情作樂，九姑守到天明，方始得見，話說完後，對方到也不會作難，祇冷笑一聲，手揮處，一陣雷鳴之聲，眼前一花，身已移出洞外，祇得自隱身形，向前急飛，心還在想，不遇上對頭最好，如被發覺，在他限期以內，也有話說，誰知二妖徒吳竦，無心發現，一面報知妖師，忙和韋蛟趕去，九姑得勝以後，想起邪法利害，真形被攝，在此方圓三千里內，休想脫身，無奈妖徒不由分說，祇得假裝回飛，沿途無甚動靜，心想妖僧居然言而有信，心中慶幸，正待冷不防，往婁山關，九盤嶺，急飛過去，與阿童等四人會合，猛覺身上一緊，身被一種極大力量吸住，一任奮力掙扎，休想脫身，知道妖僧已然發動邪法，連身攝去，不由心驚胆寒，斷定此行，不落毒手，便遭污辱，並還無力與抗，心正悲憤，忽然想起阿童等四人，此時必在途中，等候自己，何不現身，試他一下，如被發現，不特多出生機，又免四人不知自己被擒，在外枯守，以致延誤，剛把隱身法撤去，前面崖角，轉來四人，不知何故，並未隱身，未及出聲招呼，石完手裏，拿着九姑

所贈果子，正在啃吃，一眼瞥見九姑，手舞足扎，背向前面，凌空倒飛，人却拚命亂掙不已，同時，耳聽師父，又在急呼，小神僧快看，九姑已爲妖法所擒，石完心烈如火，對於九姑，又有好感，話未聽完，一着急，把吃殘的佳菓，隨手一擲，一道墨綠光華，箭一般，連身斜射上去，九姑因他年小，又是南海雙童，新收門人，不知他天賦本能，頗具神通，妖洞內外邪法封禁，堅如精鋼，恐其失閃，還在大聲急呼，說邪法禁閉嚴密，到處埋伏，不可冒失，快請小神僧，施展佛法救我，石完那聽這一套，見九姑末一句話，剛剛說完，一片青光閃過，人已不見，再看那地方，乃是一片極險峻的危巖，崖下有一丈許大小的圓洞，看去甚深，九姑剛剛投入，便成了一片整崖，連洞門一齊隱去，不由大怒，因知這類正門入口，必多埋伏，轉不如由洞側石壁上，穿洞進去，對方邪法多高，也想不到來人，會把極深厚的崖石，視若無物，隨意通行，便把遁光一按，往裏穿去，果然料中，但那穿入之處，却是崖心正洞入口，本是妖僧就着山石孔竅，開闢出來，其中高下迴環，並非直路，石完心粗，匆匆穿入，不會看明形勢，走的又是洞徑左側，相反之處，找了一陣，也未找到，後仗天賦穿山行石的本能，在裏面亂衝亂撞，居然在無意之中，穿達腹部，內設法壇的，石室以內，還未透出壁外，便聽妖僧師徒，與九姑問答，喝罵之聲，本要當時衝出，繼一想，師父會說，妖僧邪法利害，九姑

人又被困，不要人未救走，反被傷害，想到這裏，便隱藏在石壁以內，運用家傳隔石透視之法，靜悄悄向外查看，見那外面，乃是一座，極高大的廣堂，靠壁當中，設着一座三丈方圓的法臺，上有一個身着半截僧衣，滿頭禿疤，面黑如漆，形容醜怪的矮胖妖僧，左右立着兩個妖徒，一胖一瘦，面前不遠，有一丈許來高的石筍，粗約兩抱，上豐下銳，倒立地上，九姑被一片青色淡煙，籠罩全身，立在石上，一言不發，滿面俱是悲憤之容，同時，妖僧手上，放起一圈圓光，把九姑方才被妖徒追逃，後又回身，口中急呼求援的景象，全現出來，隨聽九姑在石上，大罵妖僧禿賊，淫凶無信，似此行爲，人天共憤，我寧甘百死，絕不失身妖邪，你今日運數已終，果報將臨，形消神滅，死無葬身之地，不自縮頭逃命，還敢賣弄邪法，如其自命不凡，無人能敵，祇敢等上三日，你不伏誅遭報，我便心服口服，妖僧還未答言，旁立妖徒吳蠅，本來領命要走，聞言大怒，行前大喝，無知賤婢，不知死活，你敢出言頂撞，我先教你吃點苦頭再說，說罷，手挽法訣，朝前一揚，石筍上立時冒起大片青黑二色的妖光，由下面突湧起，晃眼九姑全身便被包沒，妖徒隨即遁走，九姑面容，立時慘變，哀聲哭喊道，妖孽死在目前，還敢欺凌善良，少時峨嵋諸道友，小神僧一到，我不照樣，用雷火將你師徒，燒成灰燼，報此大仇，誓不爲人，石完藏身石內，一則不知妖法，如何破解，先見九姑，未受

什苦，爲恐少時師父又說冒失，不曾動手。本就躍躍欲試，及見九姑，被妖光罩定，面容慘痛，不由激動俠腸，再忍不住怒火，又見台前，同樣石筍甚多，都是邪氣隱隱，便不問青紅皂白，意欲用飛劍，將那石筍斬斷，試上一下，如若成功，便將九姑，就勢帶走，這時還不知九姑肉身，已與乃弟，同禁地底石牢之內，此是九姑元神，那些石筍，均是妖旛，祇旛一破，九姑立可脫身，劍光到處，石筍立斷，破了妖法，九姑元神，首先遁走，妖僧驟出不意，正要施展邪法，猛瞥見一片佛光，由斜刺裏飛來，晃眼暴漲，滿洞俱是金光祥霞，法台上下，所設妖旛邪法，全被破去，緊跟着，敵人手上，又飛起一道青光，連同先前那道墨綠光華，一同電馳飛來，看出那青光，正是銅椰島，天癡上人，獨有的神木劍，那墨綠光華，更似強烈利害，竟未見過，有了這片佛光，敵人先立不敗之地，如何能與拚鬥，料知來人，定是九姑所約，心中恨毒，惟恐佛光罩上身來，更要吃虧，忙取一件法寶，向前一揚，一片青色濃煙激射中，立時遁走，這原是瞬息間事，一任飛遁神速，仍斷送了一件法寶，方得脫身，越發恨上加恨，咬牙切齒，決計趕往地牢，將九姑姊弟，殺死洩憤，那知剛到地底，迎頭遇見甄良甄兌，一照面，便將飛劍法寶，太乙神雷，紛紛施爲，妖僧惡氣難消，仍不肯退，方想帶了妖徒，幻形入內，阿童，石完，又由後面趕來，兩面夾攻，甄氏弟兄，本和阿童一起，由地底穿入，

見洞中門戶途徑甚多，剛剛分手，阿童快要尋到法台門前，瞥見裏面，墨綠光華一閃，知道石完，已先動手，立即飛入，因他莽撞，惟恐有失，連忙趕進，其實阿童一進門，便對妖僧下手，或在掃蕩邪法以前，先除敵人，妖僧驟出不意，又當九姑遇救，又急又怒，分神之際，一經佛光罩定，縱有邪法，也難逃身，便不致遠去北海，生出許多事來，也是阿童，魔難將臨，不可避免，金蟬等七矮，該有那等仙福奇遇，臨敵又無什經驗，上來先顧救護石完，童心未退，老想施展銅椰島所得的，那口神木劍，一面指揮佛光，去破那些用石筍煉成的邪法，一面飛出劍光，想試驗此劍，近日的威力妙用，雖祇晃眼之間，妖僧乘機遁走，妖徒姬蜃，更是見機，早往法台後，地穴中遁去，二妖徒吳竦，本因妖僧邪法傳真，看出韋蛟，不傷石生，形跡可疑，心中憤恨，意欲就勢陷害，討令前往查看，急於起身，行時，九姑元神，被人救走，以爲妖師神通廣大，九姑又被禁在地牢之內，少時難逃毒手，一心祇想陷害韋蛟，別的全未顧及，恰在阿童出現以前遁走，居心陰險，妖師爲敵所敗，竟未看見，反當來敵，必死無疑，打着如意算盤，仗着邪法飛遁，晃眼趕到金石峽隱形窺探，一聽石生所說口氣，越發認定韋蛟，曾與敵人勾結，立時現身大罵，正在耀武揚威，氣焰逼人，不料會被千神蛛擒去，遭了慘報，這裏阿童飛遁，原極神速，凶僧一逃，立時追趕，石完沒有阿童飛得快，便照妖僧迷路追

去，一見迎面石壁攔阻，剛鑽進去，發現先前來過，忽然醒悟，改頭向下，洞徑彎曲，剛巧抄出在地牢前面，一見甬道在前，料無差錯，正往前飛，瞥見側面大洞內，劍光閃閃，又聽師父，與人對敵，喝罵之聲，連忙趕去，阿童也正由對面尋來，兩下會合一起，妖僧前後受敵，見不是路，祇得隱形遁走，當地設有邪法佈置，另外還有地道通連，飛行絕快，不消片刻，便到金石峽，妖僧自從隱居勤修以來，功力大進，前數年，早算出不久大難臨身，祇爲期前兵解，轉世重修，事太艱險，不捨得把數百年苦煉之功，化爲烏有，才想奪取毒龍丸，和那幾頁道書，以圖到時避免天劫，不料命數所限，見了九姑，忽起淫心，以致一敗塗地，當遇阿童之時，如若知機省悟，就用敵人神木劍兵解，豈非絕妙，偏生性太強橫，明明警覺不是好兆，所謀必敗，始而妄想殺死九姑姊弟，報仇洩憤，及見無望，又欲退保老巢，這一狐疑不定，坐失良機，自受許多驚險痛苦，連帶他年護他轉世的，愛徒姬蜃，也不免飛劍之誅，如非韋蛟感念師恩，再四向七矮苦求，幾於形神俱滅，妖僧回時，本想敵人可惡，自己經營多年的，洞天仙府，就此斷送，被其佔去，心實不甘，明明日前算出韋蛟，是他救星，仍想至多兵解，樂得一拚，多少也使敵人，受點傷害，一面喝令韋蛟，去往前山等候，一面發出大量妖火，準備先救吳竦，再傷敵人，以出胸中惡氣，做夢也沒有想到，隱身空中的敵人，竟知鳥靈

妖火來歷，法力又高，出手更快，妖徒當時慘死，人未救成，反被敵人利用殘尸，暗藏一粒卜天童日前所贈神雷，將妖火破去一半，如非邪法尚高，應變得快，不特妖火全破，本身也幾爲神雷所傷，心方恨毒，待要追趕，七矮已由兩面起來，會合夾攻，見敵人法寶飛劍，那等利害，加上佛光神雷的威力，方始心驚胆寒，盛氣全消，知道大劫臨身，應在日內，以前僅祇算出端倪，並未盡悉微妙，本欲就勢兵解，無如敵人法寶神雷，威力太大，以前行事狠毒，遭人嫉恨，決不容元神逃走，所習又是旁門，如令門人下手，或是自殺，轉劫便要減少好些靈慧，尤其賦有邪氣，便遇見正教中的仙人，也必不肯收錄，再投左道，雖然容易，將來如仍和今生一樣，遲早遭劫，至多三數百年壽命，能求得今日這樣兵解，再去轉世，尙是萬幸，像方才神木劍這一類仙兵，借以兵解，最好，偏又一時憤怒，心還不死，致誤良機，悔恨已然無及，逃時，瞥見韋蛟，因爲石生前生恩主，天性依戀，過信妖師邪法，惟恐傷害，意欲保全，對方又未和他爲難，尙在下面，遲疑未走，暗忖眼前情勢，韋蛟似被敵人看中，明是一線之機，如何不用，忙用邪法傳聲，告知韋蛟，說大勢已去，爲帥兵解在即，不必再去面山，最好拜在對頭門下，日內也許暗中來晤，再行詳言，說時，人已逃出老遠，韋蛟聞言大驚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吃佛光一照，破了禁法，方始如夢初覺，先前所愛幼童，竟是兩生依戀，

欲見未能的恩主，不由喜出望外，等到拜師以後，衆人問知當地景物靈奇，果有好些奇景洞室，因那末幾張道書，尙未得到，外有古仙人的，仙法禁制，故未開闢，當命韋蛟，領去一看，內裏洞室甚多，石質如玉，又經妖僧，多年佈置，陳設用具，精美異常，內外景物，俱甚靈秀清華，地名又與金石二人暗合，大是合意；看完，又出洞外，觀賞外景，金蟬想起妖僧，闢有地道，當地與婁山關妖窟，能用邪法往來，甚是神速，惟恐妖僧抽空，往害九姑，便向衆人說起，韋蛟因先代妖師求情，衆人聽完，祇令拜師行禮，便說救人之事，未再提起，不敢多口，聞言乘機跪稟，弟子前師，自知大劫將臨，已然悔悟，絕不致再與黎家姊弟爲難，這瀑布傳真，千里如對，一經施爲，便可看見，就有什事，弟子立借瀑布水遁趕去，當時便可到達，向其勸阻，也決無害，甄良道，我來時，因雲道友，受傷太重，不能禁受天際罡風，又急於追趕妖僧，不能帶他同行，九姑身帶靈丹，意欲與他治好傷毒再走，惟恐妖僧，去而復轉，暗中侵害，我已用三層禁制，將全洞封閉，使他二人，能夠出來，外人休想進去，小神僧行時，又在地牢外面，加上一層佛法禁制，外人一到，立刻警覺，此時無什動靜，想必無事，衆人多半少年心性，先聞瀑布傳真之異，均想一見，聞言立命施爲，韋蛟領命起立，手挽法訣，朝前一揚，碑上瀑布，立化成一幅明鏡也似的晶光，跟着，現出人物影子，先是大

片山巒林野，和走馬燈一般，電掣閃過，晃眼，現出九盤嶺妖窟地牢，見九姑姊弟，正由牢中走出，似在覓路外走，邊走邊談，面帶愁容，衆人均覺九姑，性情溫婉，志行高潔，遭遇可憐，均願助他，以爲又有什疑難之事，偏聽不出，說些什麼，石完首問章蛟，你知九姑他們，說些什麼，能聽見麼，章蛟沈吟未答，石生接口道，徒兒，你方才不是說，能聽見麼，章蛟本在爲難，一聽師父發問，不敢隱瞞，祇得答道，弟子祇稍耗元氣，便諸位師長，也能聽見，易鼎，易震，首命施爲，章蛟依言行事，咬破舌尖，朝前一噴，再將雙手一搓，向着衆人，微微一揚，九姑姊弟的語聲，立由上面，傳將出來，衆人靜心一聽，原來九姑之弟雲翼，自受許飛娘等，妖人蠱惑，勾引袁化未成，後因九姑勸誡，與羣邪疏遠，由此變友爲敵，遇上便卽爲難，近年被妖僧擒去，立逼九姑嫁他，起初祇是軟困，還不怎樣受苦，近月妖僧看出九姑，緩兵之計，日用風雷毒火酷刑，迫寫親筆書信，勸令乃姊降順，雲翼深知乃姊貞烈，又見妖僧，生得那麼醜怪，人更凶橫乖張，休說乃姊不肯，便自己也是萬分厭恨，甘受荼毒，到了今日，妖僧見九姑，擒到以後，仍不降順，並還約來強敵，與己爲仇，惡滿數盡，大肆淫凶，妄想威逼九姑順從，下手更毒，再待一會，祇看出九姑，心志堅定，甯死不從，必下毒手，將九姑姊弟殺死，強迫生魂，獻出道書毒龍丸，石完，阿童，稍緩到達，九姑姊弟，必無幸

理，雲翼九死之餘，驚魂乍定，想起心寒，竟欲改歸正教，九姑答以正教中諸長老，並無淵源，身是旁門，就有機緣相遇，也必不肯收容，再者，恩師還未轉世，就便改歸正教，也須等到恩師轉世之後再說，雲翼却說，我們從此強仇更多，妖僧如未伏誅，更是未來大害，師父昔年，本有轉世再來，必須改歸正教，方能成就之言，平日教規謹嚴，不許門人，爲一惡事，便由於此，此舉不算叛師，改歸正教，再行等候，祇有更
好，休看我們，學道年久，如比今日來人的，根骨道力，實差得多，何必論什修爲年
歲，今日來的幾位恩人，對姊姊神情很好，依我之見，就此連姐姐，也拜在他們門下，
等恩師轉劫重歸，率性連他一起引進，同修正果，豈不是好，難得遇到這等機緣，錯過
實在可惜，九姑答以我也並非沒有此心，一則，峨嵋教規至嚴，身是女子，今日恩人共
祇兩位徒弟，請必不允，你以前又不合誤受妖人蠱惑，我來以前，還聽他們說起，如非
秦姊姊，說你悔過自新，方與妖人結怨，幾乎連我也被誤解，好在諸位恩人，對我尙未
輕鄙，你祇有志向道，就我今日這點因緣，或是託其引進，或者拜在他的門下，遲早有
望，不必急在一時，姊弟二人，且談且行，已快出洞，待駕遁光飛起，衆人正看得興頭
上，瀑布上明光，連閃了兩閃，仍回復了一掛清泉，衆人見狀，方問韋蛟，是何原故，
韋蛟恭身答道，許是弟子前師，不許賣弄，將法收去，也未可知，石完驚道，小神僧和

石師伯，那裏去了，衆人回顧，阿童，石生，忽然不知去向，金蟬早看出瀑布傳真，明光隱去時，韋蛟面容驚訝，答話吞吐，神色可疑，本欲盤詰，忽想起此人，乃石生守洞靈猿，適才見他，依戀恩主，至情流露，決非作僞，人品如差，極樂真人，決不會待他那好，話到口邊，又復止住，嗣見韋蛟面上，老是帶着驚疑不安之容，阿童，石生，又忽失蹤，料有原故，正想開口詢問，忽聽石生，傳聲說道，蟬哥哥，和師弟們留意，石完謹防地下，莫令妖僧遁走，衆人聞言，剛作準備，猛又聽空中有人大喝，禿賊妖僧，你今日跑不掉了，聽出是干神蛛的口音，急喊干道友，快請現身，我們俱都想你，話未說完，眼前佛光一亮，跟着數十縷灰白色的光影，緊裹着週身黑煙青光環繞的，兩個妖人，自空直墮，到地一看，正是妖僧師徒二人，才一到地，滋的一聲，便往地底鑽去，南海雙童，甄氏弟兄，正要跟蹤下追，忽又聽干神蛛，空中喝道，妖僧師徒，被我綁緊，決逃不脫，話未說完，石完將頭一低，早化作一道墨綠光華，穿地而入，阿童，石生，也自現身，百忙中，瞥見韋蛟，滿臉惶急，痛淚交流，連聲哭喊，師父開恩，饒他一命，石生自從師徒見面，想起前生，黑猿幾次捨命相從，爲主忠義，不由勾動前情，大是憐愛，見狀不忍，知道妖僧，已被蛛絲綁定，石完疾惡手快，忙喊石完，須擒活的，不可殺死，話未說完，也是徒妖姬蜃，該當數盡，被擒以後，隨同妖師，土遁逃

走，身被蛛絲綁緊，深嵌入骨，本就奇痛難忍，法力比妖僧差得多，偏又倔強，不知利害，正要忍痛隨師遁走，不料石完，跟蹤追來，飛行石土之中，如魚游水，比他師徒高明得多，一照面，身子便被劍光裹定，石完本意生擒，沒想殺他，姬蜃一時情急，竟將前生煉就的內丹，化成一口毒氣，噴將出來，石完雖稟靈石精氣而生，奇寒盛暑，任何邪毒之氣，均難加害，但是姬蜃，乃毒蛇轉世，前生所煉內丹，不捨棄去，轉劫前，交與妖師保存，後便煉成極利害的法寶，因為生性靈慧，輕易不肯害人，這還是情急拚命，第一次噴出，其力絕大，石完驟不及防，幾為所中，聞到一股奇腥之氣，頭腦有點昏暈，連忙縱退，待取法寶抵禦時，敵人所噴赤紅色的火球，已快打到頭上，忽然往側一閃，斜飛過去，彷彿見有灰白影子一閃，連火球一齊不見，因吃了一點虧，心中大怒，也未細看，手指飛劍，祇一繞，耳聽石生，在上大呼，要擒活的，妖徒已身首異處，祇剩妖僧，停在當地，師父甄氏弟兄，也同入土，方要過去合圍，妖僧似知難逃，慘笑道，我已弄巧成拙，此是定數，任憑你們處置罷，原來妖僧，發現敵人已極利害，更有一個，神通極大的怪物，暗中相助，身被綁定，萬難逃走，那怪物又專吸修道人的元神，二妖徒吳蠅，首為所殺，姬蜃內丹，首被吸去，元神本也不免，怪物已然現出一點原形：正朝姬蜃飛來，方料師徒二人，連元神也未必能夠保全，忙用傳聲，暗告愛徒，

速卽就勢遁走元神，以免受害，千萬不可相抗，心正代他愁急，不知怎的，蜘蛛白影，已快撲到，後二敵人一到，忽然隱去，暗忖逃既絕望，死後元神，不爲佛光所化，也必被妖物所害，與其這樣，還不如暫留殘生，暗令韋蛟求情，相機行事，如能借用神木劍兵解，豈不是好，主意打定，一面運用玄功，抵禦身綁蛛絲，以免痛楚，一面束手聽命，甄氏師徒，將他押到上面，金蟬，阿童，天性均極仁厚，一向不爲己甚，又知妖僧，自從當年，敗在嵩山二老手內，永不再往人間作惡，就是以前，也祇皮氣古怪，專喜侮弄輕視他的人，並未聽說，犯什大惡，否則，不待今日，二老先放他不過，雖說對待九姑姊弟，淫凶殘忍，人並未被害死，不知怎的，心生厭惡，立意置之於死，並無絲毫寬容之念，妖僧畢竟得道年久，深悉前因，本還想令韋蛟求說，及至見到爲首兩個敵人，竟是夙孽，又見衆人，多半對他疾視，情知不免，不由長嘆一聲，一言不發，這時，千神蛛仍未現身，衆人再喚，祇答了一聲我還有事，行再相見，並無回應，韋蛟却跪在石生面前，抱膝痛哭，代師乞命，不住哀聲求告，說自己如無前師收容，傳以道法，不等得見恩主，與諸位師長，早已慘死，那有今日，如非捨不得前生恩主，今世恩師，直恨不能代他一死，望乞諸位仙師，念在前師，雖是旁門，無甚惡行，斂跡已久，此次威逼九姑，實因大劫情急，出此下策，萬非得已，如蒙恩施格外，網開一面，弟子有生

之日，均是戴德之年，衆人雖多痛恨妖僧，畢竟素性寬厚，見韋蛟如此忠義，全被感動，石生尤其可憐愛徒，首先力主釋放，許其自新之路，一面向空高呼，干道友，你看我徒兒份上，把法寶收去罷，隨聽干神蛛答道，這廝神通變化，邪法甚高，內人出其不意，才將他師徒擒住，我這人，言行如一，說收就收，比時，他有了防備，再想除他，那就難了，語聲聽去甚遠，却又似在妖僧身上發出，衆人均覺奇怪，重又請其現身，干神蛛未答，石生因見韋蛟，哭得可憐，衆人已有允意，二次說道，這類妖人，我也明知他，未必能夠改悔，我和蟬哥哥他們，已然答應徒兒放他，未便說了不算，請做個整人情罷，隨聽答說石道友依你，便無應聲，妖僧身纏白影，忽然不見，立有一片青光籠罩全身，阿童當他又耍鬧鬼，石生連忙攔住，方說妖僧仗倆，不過如此，無須怕他，金蟬已大聲喝道，無知禿賊，看韋師姪分上，已然饒你狗命，你還不走，尙欲何爲，妖僧苦笑道，你休多疑，貧僧絕無他意，祇爲自知今生，雖無大罪，夙孽太重，大劫將臨，不可避免，諸位道友，既然看在小徒薄面，何妨成全到底，話未說完，忽然一道青光，破空疾駛而來，老遠便喝，諸位道長，千萬休放妖僧元神逃走，妖僧看出仇人飛來，知道絕望，不俟衆人答言，立縱遁光，朝空飛去，勢甚神速，與來人正撞一起，衆人因爲韋蛟忠義所感，決計放他，不曾想九姑，恰在此時趕來，妖僧放他不逃，話未說完，忽然

遁走，一時疏忽，沒有留意，等看出兩下對面，才得想起，雙方仇重，均防妖僧乘機加害，阿童恐救不及，手指處，佛光首先飛起，恰將雙方，一齊罩定，衆人也紛紛趕去，妖僧恨極九姑，本心未始不想報復，及見敵人，來勢這快，剛與九姑迎面，未等出手，佛光已然上身，這次與前兩次不同，毫未防備，全身竟被罩定，隱身法首先破去，忽然急中生智，停手向衆笑道，諸位道友，已允放我，即便恐留後患，也須等我再來冒犯，下手不晚，何必忙此一時，說了不算呢，阿童見他逃時，形勢雖然可疑，並未出手，反被問住，又見韋蛟，滿面愁急悲苦之容，飛身追來，擋在妖僧身前，眼巴巴望着自己，似要開口求告神氣，心越不忍，面上一紅，還未答話，石生，金蟬，同聲喝道，你這禿賊，行蹤鬼祟，居心險詐，既允放你，儘可從容，何況你話未說完，突然飛走，來的又是你的仇人，斷定必有詭謀，方始追來，你不及出手，凶跡未露，終算便宜，我們明知你稟性凶狹，萬無改悔，祇等再來伏誅，連句勸戒的話也沒有，我弟兄言行如一，怎會失言，此去禍福在你，祇敢故態復萌，或來本山侵擾，終於形神俱滅，去罷，說時，阿童佛光已收，來的青光，正是九姑姊弟，把臂同飛，聽出衆人，釋放妖僧，方要勸阻，阿童佛光一撤，妖僧已先遁走，衆人見他滿臉悲憤，慚愧之容，逃時，隱身法已被佛光所破，道光竟比電還急，祇看得一眼，便射向遙空雲層之中不見，石生笑說，妖僧功

力，實非尋常；所習也與尋常妖邪不同；便用法寶飛劍；除法台妖火而外；多半不帶邪氣，可惜生性凶橫，否則，一樣可以成道，說他妖邪，似乎稍過，九姑姊弟，隨衆降落，在旁接口道，禿賊所得道書，前半本是邪正參半，尤其末幾章，性命要旨，三元祕奧，關係重要，如能得到勤修，用之於正，不仗中部下乘法術，任性爲惡，照樣可以成道，連天劫也可避免，起初許他將雙方道書抄錄，互相交換，彼此有益，他偏不允，因而成仇，舍弟幾遭毒手，愚姊弟並非報仇心切，實在舍弟，被困年餘，深知禿賊心性險詐，詭計多端，捲土重來，必非易與，連元神也不可放其逃走，否則，諸位道長，在此修煉，必是未來隱患，又問衆人，妖僧還有幾件利害法寶，可曾見其使用，衆人各說前事，九姑驚道，妖僧爲報嵩山二老之仇，曾用多年心力，除烏靈妖火之外，尙煉了兩件法寶，如何未見使用，定是此寶，不曾攜帶，上來輕敵，慘敗以後，九盤嶺妖窟，又經仙法禁制，不能重返老巢，致未取用，此時逃走，定必往取這兩件法寶，一是邪教中有名的黑青絲，本非妖僧原有之物，不知是何妖人所贈，經其重煉，據說威力甚大，多高法力的人，驟出不意，也爲所害，一是妖僧，採取地底陰煞之氣，會合五金之精，所煉陰雷，雖不似九烈神君，與軒轅老怪的獨門陰雷猛烈陰毒，但是能發能收，化生無窮，晃眼之間，能將方圓數十里內，化爲雷山火海，萬千霹靂，同時爆炸，隨滅隨生，

另具一種利害威力，祇有土木島主，商氏二老，先天土木二形精氣，能夠破他，此外還有一樣，用以防身逃遁之寶，名叫火雲衝，三寶向藏法台地底，石穴之中，平日自負無敵，除每月朔望，按時祭煉而外，連門人也祇有姬蜃一人見過，從未使用，照此情勢，定必逃回，取此三寶，前來報仇，以諸位道長，神僧法力，固然無慮，多利害的異寶，也難與佛光爲敵，但這裏本是洞天仙府，被禿賊竊據多年，經其加工佈置，美景甚多，一旦失去，必不甘服，必須防其暗算，加以殘毀，最好此時趕往，也許禁制嚴密，妖僧不能入內，將三件法寶，得到手內，再將本山入口，行法封禁，便無憂了，衆人見九姑，改了稱呼，竟執後輩之禮，知他姊弟心意，因一說破，對方開口拜師，反到難處，便不說破，聞言稱善，方要命人，前往查看，韋蛟深知妖師爲人，心中發急，初次從師，不敢多說，祇得說道，此去九盤嶺頗遠，雖有地道秘徑相通，也非常時可達，諸位師長，此時趕去，恐已無及，何如由弟子，再用傳真照形之法，立可看出真相，以免虛此一行，不知可否，石生知他，維護前師，惟恐前去撞上，不過所說，也頗有理，笑罵道，你這孽畜，剛剛見面，仍是前生猴兒皮氣，喜歡鬧鬼，自來禍福無門，爲人自召，你那妖師，凶心不改，早晚伏誅，看你能維護他幾時，不快把你那邪法，現將出來，七矮弟兄，情分最厚，一向同心同德，不論什事，祇有一人提議，所行不犯教規，無不依從，

韋蛟領命，如法施爲，水光重現，由當地起，直達九盤嶺的景物，似電一般，現將過去，並無妖僧蹤跡，眼看九盤嶺洞穴，就要現出，衆人方想地道祕徑，適才遊行全洞，已用仙法禁制，妖僧繞山飛行，這遠道路，斷無如此快法，那知九盤嶺，剛一出現，便見一個，身材高大，苗人裝束，腰圍獸皮，袒着半臂，背插叉環，手足裸露的妖人，駕着一道火焰，由妖洞崖壑下面飛起，手上拿着一個皮口袋，韋蛟一見忙道，韋師法寶，被那妖人盜去了，衆人忙令查看妖苗去路，以便分頭堵截，話未說完，又見妖僧，駕着一道青光，疾如流星，由斜刺裏飛來，晃眼對面，方料二人，必要動手，那知兩下見面，各停遁光敍談，竟是同道，妖僧忽又徧頭，惡狠狠朝着衆人這面，說了兩句，由妖苗身上，發出一股黑煙，人便不見，等到金蟬，吩咐韋蛟行法查聽時，已由妖苗，隱了身形，一同遁走，衆見韋蛟，神情沮喪，好似憂愁更甚，問他何故，韋蛟垂淚道，弟子不敢隱瞞，韋師現與妖苗合流，早晚必來生事，弟子也不敢再爲求恩，祇求各位師長，憐他能到今日，修爲不易，到時不傷他的元神，便感戴不盡了，衆人還未開口，石生一心想成全愛徒的義氣，首先答應，衆人見他，如此愛護門人，俱都好笑，因覺九姑爲人，靜好溫柔，乃弟雲翼，元氣大傷，恐其回山，狹路逢仇，又遭毒手，好在當地石室甚多，便留他洞中暫住，等到事完，或是雲翼復原，再定行止，九姑姊弟，本想借此親

近，爲異日拜師，引進地步，聞言正合心意，忙應遵命，並謝解救之恩，大家歡敘了一陣，因嫌九盤嶺妖窟，無什用處，相隔又遠，率性行法封閉，連地道也同堵塞，把各處景物，也一齊加以修整，初意妖僧，必要勾接妖黨來犯，那知待了數月，並無跡兆，韋蛟用功甚勤，除石完性情，不甚相投，而外，衆人對他，俱頗期愛，山中景物溫和，四時如春，靈景甚多，花開不斷，衆人在內修煉之餘，偶然分班出外行道，九姑姊弟，也就住了下去，中間兩次探詢衆人口氣，均被婉言拒絕，這日甄氏弟兄，同了石完，剛由外面回山，偶然同習地行之法，準備直達金石峽口，再行出土，快要到達，石完人在地底，照樣能由土石中，透視三丈上下景物，師徒三人，正走之間，忽聽上面，有破空之聲飛落，忙由地中，升出地面一看，正是妖僧一人，在峽口外，向裏窺探，身邊帶有上次所見皮囊，手裏拿着兩面妖幡，擲向峽口之外，立時不見，石完性急，口喊妖僧，現在上面鬧鬼，師父快來，隨說，人早由地飛出，揚手一道劍光，朝前飛去，妖僧一見石完，惡狠狠回身喝道，無知小狗，也敢欺人，隨手飛起一道青光，剛將石完敵住，南海雙童，也由地底趕出，因不知妖僧此來，另有用意，見他邪法利害，惟恐有失，連忙傳聲，發出警號，金石諸人，紛紛趕出，一齊夾攻，鬥了些時，未分勝負，妖僧傷了一口飛劍，一件法寶，正待發動邪法，將埋伏的妖幡，施展出來，金石二人，已各將二十七

口修羅刀，合成五十四道；寒碧月光，朝前夾攻；妖僧知道此刀來歷，越發心寒，不肯戀戰，取出火雲衝，化爲一溜火星，電射逃去，阿童因當地離雲南甚近，昨日前往石虎山，探看師兄朱由穆未回，妖僧逃後，方始趕到；這時妖旛，隱伏峽口，尙未出現，衆人看出峽口，邪氣隱隱，金蟬首用太乙神雷，打將過去，妖旛立時出現，祇見兩幢黑氣，突升地面，內裏裹着好些通身赤裸的血人，一個個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，帶着極濃厚的妖光邪氣，向衆人撲來，阿童不知妖僧，一心想借神木劍兵解，特意向妖苗，借這兩面妖旛，以爲阿童，必用佛光去破，然後冷不防，運用玄功變化，撲上身去，等阿童用神木劍抵禦時，立可乘機兵解，不料陰錯陽差，甄氏師徒，無心撞破，詭謀未遂，白送了兩面妖旛，人也不曾遇見，阿童看出旛上，俱是一些十惡不赦的凶橫厲魄，立放佛光，衆人各發太乙神雷，再一夾攻，立時消滅，化爲烏有，九姑姊弟，得信趕出，見了殘餘妖旛，雲翼驚道，此是赤身峽妖苗所煉，專殺敵人神魂的妖旛，妖僧既能使用，必與赤身峽這般妖邪，相識無疑，金蟬聞言，猛想起前受向芳淑之託，約定將來同往赤身峽，誅殺妖苗列霸多，和長臂神魔鄭元規，因仙府初關，延擱至今，還未得去，心想日內起身，又恐妖僧未除，去而復返，回到裏面，與衆人商計了一陣，便派靈奇，去往姑婆嶺，秦寒蓴洞中探看芳淑在未，就便令來金石峽，相見會合，同往苗疆，誅邪除害，

靈奇走後，第二日早起，衆人正在用功，忽聽外面，轟的一聲大震，當時天鳴地撼，四山齊起回應，知有變故，剛剛飛出，迎頭遇見石完，說在洞前小峯上，遙望妖僧，凌空與韋蛟說話，韋蛟跪在地下，好似向其求告，妖僧忽然厲聲大喝，說是此來，專尋小和尚鬥法，如有本領，可令出見，我先給他一個警報，弟子正要飛上，妖僧已揚手發出一蓬五色火花，將石師伯新栽的花樹，連那片山崖，一齊震毀，弟子恐怕除他不掉，請師父師伯快去，衆人遙望前面，沙石驚飛起數十百丈高下，殘花斷枝，飄洒如雨，妖僧正在耀武揚威，喝罵叫陣，聞言大怒，便同趕去，一照面，妖僧揚手，便是一蓬黑色煙網，衆人飛到，幾被裹住，總算應變尚快，金石二人的玉虎金牌，立發出千層祥霞，百丈金光，妖烟首被衝散，石生剛佈置了一處美景，被他殘毀，心中恨急，想起以毒攻毒，妖網一破，一面發出二十七口修羅刀，一面雙手連發太乙神雷，頭上金光萬道，金山也似，連人帶劍光，一齊衝去，阿童也覺妖僧，性太凶毒，不應放走，也把佛光放起，追上前去，下餘諸人，更不必說，一時寶光劍氣，上冲霄漢，電舞虹飛，滿空均是雷火佈滿，妖僧原因大劫，應在日內降臨，情出不已，心存僥倖，意欲激怒衆人，神木劍不能如願，能擇一個劍光稍弱的兵解，祇要不被金石二人的飛劍所殺，均不致損害元神，昨日前來，發現敵人，還持有異教中至寶修羅刀，已是胆寒，及見衆人，劍寶齊

施，這等利害，知道對他恨毒，各以全力施爲，如被修羅刀所傷，固是不了，再被佛光，和玉虎神光罩住，越發連元神，也保不住，雖然精於邪法，還有法寶未用，本意祇爲求死，惟恐傷人，仇怨越深，更非形神俱滅不可，日期又緊，沒奈何，祇得借着敗逃，引使衆人追趕，相機行事，仍用火雲衝逃走，口中大喝，你們休要倚衆逞強，有本領的，隨我到赤身峒去，見個高下，衆人恨他不過，又聽九姑姊弟說起，妖僧欲借衆人飛劍兵解之事，存心與他爲難，再聽一說赤身峒，越發有氣，同聲大喝，今日上天入地，定叫你形神俱滅，兵解二字，直是做夢，金蟬隨命九姑姊弟，代守洞府，率衆追去，衆人近日法力越高，飛行起來，照例以長補短，連成一起，互相扶助，因恨妖僧騷擾，定要除此一害，阿童再一催動佛光，飛行更快，妖僧雖然飛遁神速，仍被追了個首尾相啣，敵人又是窮追不捨，隱身法已破，回顧身後敵人，越追越近，已然追到滇池上空，眼看兩下相隔，祇三數里，再待一會，便被追上，情急之下，把心一橫，決計與敵拚命，能夠死中求活，固好，否則，便和敵人，兩敗俱傷，拚得一個是一個，好歹也出了一口惡氣，主意打定，便即回身，把以前不會施展的邪法異寶，全使出來，與衆人鬥在一起，衆人法寶佛光，雖然神妙，無如妖僧，修道年久，多經大敵，這一橫心，便把苦煉多年，準備轉世應用，先前恐爲佛光所毀，又防傷敵結仇，不肯使用的，幾件法

寶，拚着葬送，相繼施展出來，內中最利害的，便是所煉神雷，妖僧又是一面與衆拚命，一面仍想相機兵解，上來便打着相持待機，雙管齊下的主意，並不全數發出，所煉神雷，均具分合生化的妙用，每發數粒，互相化生，晃眼便成了大片雷山火海，衆人剛剛合力，將他破掉，還未消滅完竣，第二批又發將出來，簡直不知多少，消滅不完，妖僧行蹤飄忽，變幻無窮，除真形難隱外，又化出好幾個化身，不時抽空下手，用別的法寶暗算，防不勝防，阿童與金石二人，又要合力抵禦神雷，無暇多顧，易震貪功，幾爲所傷，這才看出妖僧利害，果不尋常，連鬥了三日三夜，未分勝負，內中祇有一個化身，爲阿童佛光照滅，經此一來，衆人固是氣憤，定要除他，妖僧因想誘迫阿童，放出神木劍，先用化身試探，不料對方佛光，威力太大，與心靈相應，化身反被消滅，這還是阿童出世不久，臨敵無多，祇見敵人雷火猛烈，生生不已，惟恐有人受傷，一心防護前面，沒想擒賊擒王，先除敵人，才得苟免，否則，妖僧再一疏忽，早已形神俱滅了，鬥到第四日天明，妖僧眼看所煉神雷，已去十之七八，對面敵人，除金，石，阿童，三個法力最高，萬難傷他分毫外，下餘諸人，因先有一人，幾乎受傷，這時，全都藏身九天十地辟魔神梭之內，梭頭上精光電旋，無數飛鉞，夾着風雷之聲，紛紛打來，敵人又在神梭旋光小門之內，不時現身，各用法寶飛劍，太乙神雷，夾攻助戰，在千尋雷火之

中，此衝彼突，猛烈異常，不特對方成了有勝無敗之勢，稍不留神，便受重傷，逃是萬逃不脫，正叫不迭的苦，忽聽遙天空際，起了一種極淒厲的嘯聲，由遠而近，隨見幾線赤光，帶着大片黑氣，鋪天蓋地而來，晃眼便自臨近，這時衆人，因滇池下面，人家甚多，恐驚俗人耳目，又恐波及無辜，妖僧也不願傷人，鬥處高出半天，金蟬再用法力，將脚底雲層禁住，所以鬥了三四天，下面居民，祇見高空雲層中，偶有一些電光閃動，離地太高，連雷聲也聽不甚真切，雲層上面，却是光焰萬丈，雷火橫飛，祇在空中飛行的人，老遠都能看見，妖僧一聽嘯聲，便知來了幫手，雖料不是敵人對手，到底要好得多，精神剛剛一振，南海雙童，與易氏弟石完五人，本就覺着妖僧，玄功變化，難於捉摸，雷火始終那等猛烈，恐其遁走，再見空中，又有妖人來助，立時迎將上去，滿擬上來先給敵人一個下馬威，不料新來兩個妖苗，正是赤身峒門下，邪法甚高，一照面，當頭一個，首發出一股其紅如血的妖光，神梭外面忽然一緊，好似被什東西膠住，雖不似前在碧雲塘，被紅髮老祖困住情景，行動衝突，也甚吃力，不能隨意所如，甄易四人，見狀大驚，恐有疏失，忙將法寶飛劍收回，一面把太乙神雷，連珠般發將出去，妖光雖被盪散了些，但是隨滅隨生，其力頗大，反到加盛，妖人見五人藏身寶光以內，不能傷害，也是暴怒，厲聲喝罵，妖光越發加強，另一妖苗使朝金，石，阿童三人飛去。

金蟬看出來勢猛惡，不似尋常，自己這面三人，雖然不怕，神梭却被妖光困住，惟恐有失，忙喝石生弟，你與小神僧，緊防妖僧逃走，我去除這一個妖人，話未說完，一面發出霹靂雙劍，一面指定二十七口修羅刀，在玉虎銀光，護身之下，飛身迎上前去，妖苗雖然看出敵人寶光強烈，不是尋常，仍想本門獨煉邪法，專門污毀法寶飛劍，妖光沾身必死，更善滴血化身之法，就被敵人困住，祇要稍為咬破舌尖，手指飛出一片血光，立可幻形隱遁，進退由心，萬無被殺之理，做夢也未想到，對方俱是正教門下，竟會持有左道中，最利害無比專戮妖魂的修羅刀，為數既多，貪功心盛，去勢太猛，等到身被大片寒碧刀光裹住，前發妖光，又被玉虎銀光衝散，心中大驚，知道不妙，再想幻化隱遁，已自無及，妖人剛收血光飛起，吃石完一指劍光，急飛過去，斬為兩段，血焰飛洒如雨中，金蟬修羅刀，二十七道寒碧精光，正趕過來，裹住妖魂，略為一絞，形神皆滅，另一妖人，見狀胆寒，急怒交加，一面變化隱遁，將邪法異寶，一齊施為，欲以全力報仇，因是精於邪法玄功，同黨一死，有了防備，不住閃變飛騰，出沒無常，本還想暗算一兩人，略為報仇再走，忽聽癡僧，傳聲催走，說自己神雷，已將發完，仇人利害，再不見機，萬無生路，又見金石二人，五十四口飛刀，兩面夾攻而來，祇得強按凶野之性，恰值一道寒光，由斜刺裏飛來，就勢將手，往上一迎，斷了一條手臂，血光略

閃，分出一個幻影化身，人便隱形逃去，衆人匆促之間，也未看清，妖僧自知大勢已去，天劫將臨，祇隔半日，逃與不逃，均無活路，略一遲疑，便被衆人，破了殘餘的邪火神雷，阿童佛光，飛將過來，將身罩住，人終惜命，一面奮力防禦，週身青光黑烟，亂爆如雨，口中不住哀求，諸位道友，我近一年，爲禦天劫，方始倒行逆施，但是害人未成，雲氏姊弟，並無傷害，以前實在無什大惡，望祈神僧，大發慈悲，憐我修爲不易，請用神木劍，賜我兵解，此去投生，定當洗心革面，改邪歸正等語，阿童此時除他，易如反掌，畢竟從小出家，生性仁慈，見他如此哀求，心中一軟，暗忖人誰無過，對方祇求兵解，何必斬盡殺絕，無如衆人恨他太甚，未必答應，正回顧金石二人，想要詢問，佛光未再加迫，忽見韋蛟，不知何時飛來，手持一封柬帖，滿臉惶急，正向石生，含淚哀求，心越不忍，未及開口，石生先說道，小神僧且慢，方才韋蛟，因念前師恩義，來此守候三日，見雙方惡鬥方酣，不敢上來，祇在下面沙洲上，向天跪哭求告，被甯一子師伯遇見，賜他一封柬帖，說妖僧與我們前兩生，多有夙孽，所以如此痛恨，非令形神皆滅不可，但是妖僧，除剛愎任性而外，實無大惡，令我們不妨寬他一線，好在所煉邪法異寶，全被破去，轉世如能歸正，以他多年修爲功力，一樣可以成就，如再投身左道，也是自取滅亡，不足爲害，請小神僧依了他罷，阿童見妖僧顛師韋秃，在佛光之

下，附身青光，消滅殆盡，已嚇得渾身亂抖，滿面乞哀之容，不等石生說完，先將佛光收去，韋禿知已轉禍爲福，先向衆人，合掌說道，貧僧如夢初覺，多蒙諸位道友，恩寬成全，感謝自不必說，諸位道友，將來成就，自是遠大，道法高深、仙福無量，本來無什話說，不過貧僧，學道多年，頗識先機，此次本身劫數將臨，因而倒行逆施，實是例外，方才所殺，乃是赤身峒主列霸多門下，三凶之一，便逃走的一個，邪法也極利害，他們都善隱形飛遁之法，來去如電，此事必不甘休，不怕見怪，諸位道友，法力雖高，法寶威力，尤爲神妙，平生罕見，畢竟出世年淺，經歷無多，又無什機心，微一疏忽，便易受人暗算，否則，貧僧早爲諸位所殺，豈能苟延至此，列霸多門下，有一件最利害的法寶，名爲七煞烏靈神刀，其毒無比，萬一受傷，速將真氣閉住，以免毒氣，漫延全身，此刀最是陰毒，不在紅髮老祖化血神刀之下，如受暗算，當時傷處並不糜爛，但是毒氣潛侵，至多百零八日，便是功力多高的，有道士，也難活命，我知道諸位道友，得有太清真傳，峨嵋必法，暫時雖不妨事，至多也祇保得年餘活命，祇有陷空島冷雲丹，和萬年續斷靈玉膏，才能醫治，轉危爲安，適見諸位道友，到有二人，面帶凶煞之氣，事應不久，務請留意，金蟬接口問道，陷空老祖叛徒鄭元規，可在赤身峒麼，韋禿說道，此是妖苗認作傳衣鉢的門人，自從峨嵋一敗，懷仇至今，現正日夜祭煉法寶，欲

報當年之仇，日前尚與相見，貧僧話完，時機已迫，請神僧賜我一劍罷。阿童知他劫數將臨，急於求死，剛把神木劍，化成一道青光，飛出手去，忽聽厲聲大喝，韋秃已先身首異處，一條身繞青光的黑影，一閃不見，回顧衆人，已將飛劍法寶，紛紛放將出去，回頭一看，一個赤紅如血的妖苗影子，剛被衆人法寶神雷消滅，原來先前那這寒光，正是靈奇，因尋向芳淑未遇，由姑婆嶺趕回，正遇妖苗，一劍飛去，妖苗被他斬斷一臂，當時遁走，心中恨毒，意欲隱形暗算，就便誘敵，去而復轉，不料金石二人，發以邪氣，情知妖人暗算，連忙發動，已慢了一步，竟被逃走，衆人本就要尋鄭元規除害，正要率衆趕去，妖苗忽在前面現身，衆人大怒，忙即追上，等到妖苗，被衆人寶光罩住，化爲血影而散，才知連先前所殺妖苗，俱是幻影，越發憤恨，本就必往，經此一來，如何肯罷，便同往苗疆追去，因那赤身峒，遠在紅河西南，爲滇緬交界，最險惡之區，迴環二千餘里，四外叢山峻嶺，環擁若城，壁立千丈，無可攀折，最險峻處，連猿鳥也難飛渡，內裏亂峯插雲，終年不開，上面冰封雪壓，亘古不消，峯腰以下，榛莽怒生，藤樹糾結，毒嵐惡瘴，到處瀰漫，加上溼熱鬱蒸，腥穢霉腐之氣，人一近前，便要暈倒，再不，便是童山不毛，赤崖轟空，流金燦石，奇熱如焚，不論山石地皮，都和烙鐵也似，還未走到最熱之處，人早熱死，赤身峒便在後山深處，盆地之上，亂山環繞中，一

座大約百畝，高祇二三十丈，通體孔竅玲瓏，滿佈洞穴的峯巖，孤零零平空地突起，中間隔着好幾百里的森林，黑壓壓把地面蓋住，樹幹最細小的，也都成抱，那最大的，方圓何止十抱，多半駢生叢立，擠成一堆，偶有空曠之處，上面也被繁枝虬結，又密又厚，極少遇到天光，林中蛇虺伏竄，惡獸潛藏，更有各種毒虫，紛飛如雨，蜂蟻蚊蠅，均比常見要大十倍，各具奇毒，齒爪犀利，性最凶殘，尤其蜂蟻最惡，性又合羣，慙不畏死，常人祇一遇上，羣起來攻，前仆而繼，轉眼之間，便成枯骨，這還不算，因為當地，連近山苗蠻，都永無一人，敢於犯險走入，自洪荒開闢以來，永無人跡，再說，也非人力所能走進，四外的山，先就沒法上去，山環以內，地多卑溼，草木繁華，奇花異果，遍地都是，當大片繁花盛開之時，一眼望過去，不是香光如海，漫無涯涘，便是錦城百里，燦若雲霞，看不見一點樹枝樹葉，等到花落果熟，無人採食，連同敗葉殘枝，落在地上，或是溝壑溪澗之中，日久腐爛，再受污溼之氣鬱蒸，便成瘴氣，日久年深，越積越多，瘴毒也越加甚，先還祇在日出日落前後，隨同地氣蒸發，結成瘴霧，一片片彩雲也似，升出地面，歲月既多，蘊積愈厚，漸漸結成數百里方圓，一片瘴幕，籠罩地上，一二十丈，將那大片盆地蓋住，風吹不散，望如繁霞，終古不消，常人固是沾身必死，便是有道之士，如非法力真高，或是先有準備，照樣中毒暈倒，此是各派妖邪，所

居洞府中的，第一奇險，何況洞主列霸多，雖和哈哈老祖一樣，習煉魔法時，受了魔頭反應，僵坐洞中，本身不能轉動，苦煉多年，邪法反更利害，近年又收了一個鄭元規，元神可以附身爲惡，威力更大，連各正派中長老，均以時機未至，不去招惹，七矮弟兄，雖然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又聽出師姊鄧八姑的口氣，彷彿甚好，心雄胆壯，決計前往，除此一害，畢竟對方，凶名久著，不比尋常，再見妖苗，來去如電，幻化無方，所煉毒瘴妖刀，無不利害，路又不熟，八姑所說途向，並不詳細，也不由存了戒心，金石二人，方令衆人小心戒備，以防敵人驟起暗算，話剛說完，內中阿童，因在下山之前，習了小旃檀佛法，祇一運用，前途有事，或有妖邪侵害，立可驚覺，先見沙米兩小受傷，便自留意，聞言知道衆人結伴同飛，遁光合而爲一，縱有妖邪，也不敢犯，心疑妖苗必在暗中窺伺，自恃佛法，意欲試他一試，便用傳聲，暗告衆人，表面假作考驗近日劍遁功力，離羣獨飛，阿童神木劍，功力尙淺，晃眼落後，衆人怕他不好意思，剛把遁光放慢，等他同行，阿童心靈上，忽起警兆，知有變故，立把佛光放起，金光祥霞飛湧中，瞥見一個妖苗，手指一道其紅如血的刀光，已爲佛光罩住，連掙兩掙，不曾掙脫，吃佛光一裹，一聲慘嗥，形神俱滅，正想將那飛刀收下，衆人也自趕回，雙方問答，稍一疏忽，血光一閃即隱，知被收回，正料妖苗，不止一個，忽聽前面厲聲怒罵，說峨嵋小

狗，又殺他一個師弟，仇重如山，我不再暗算你們，如有本領，敢去我赤身峒，分個高下存亡麼，聲如狼嗥，甚是獷惡，聽去若遠若近，十分刺耳，阿童因忿敵人，陰毒凶橫，幾次運用佛光，向前查看，均無人影，知道妖苗，不敢再來，金蟬又說，敵人利害，既決定去，越快越好，於是又把遁光，連合一起，妖苗也不再現形影，飛行神速，不消多時，便達赤身峒外圍，亂山前面，南海雙童在七矮中，最是謹慎，雖知衆人，福緣深厚，此行早有師長仙柬，隱示先機，未必有什危害，終覺敵人太強，昔年史南溪，攻打峨帽，鄭元規也在其內，曾與見過，因其修煉多年，得過陷空老祖傳授，法力甚高，自從峨帽敗後，又由妖師，傳以邪法異寶，每日苦心祭煉，誓報前仇，聞說比前利害得多，即此一人，已是難敵，何況妖師列霸多，玄功變化，神出鬼沒，不在當年綠袍老祖之下，想當初三仙二老，火煉綠袍，曾費多日心力，事前又經藏靈子，將他原身毀去，還中了紅髮老祖的化血神刀，才得除此元凶巨惡，以各位師長的法力，尚且如此費事，妖人比綠袍老妖，差不多多少，七矮弟兄，不過得天獨厚，仙緣又多，所用法寶，均是仙府奇珍，如論功力，近得本門心法，雖然一日千里，進境神速，老輩中差一點的師執，和海內外得道多年的散仙，有的反不如他，到底年歲太淺，經歷先就不夠，如何可以大意，再三力主持重，妖人列霸多邪法太高，當願被對方警覺，設伏相待，我們仍

須穩扎穩打，相機下手，不可急進，尤其合則力強，分則勢孤，千萬分開不得，一面擊礪石完，到後必須緊隨師長之後，不許獨自行動，以免有失，金石諸人，原也深知目前這幾個，爲首妖邪，橫行多年，積惡如山，雖因遠在苗疆深山之中，近年又知斂跡，除偶然縱容門下妖徒爲惡外，本身輕不出山，但是這類極惡窮凶，終是生靈之害，事如易爲，各位師長，決不縱容至今，不加誅戮，師長尙且慎重，防其一擊不中，激使倒行逆施，多害生靈，致成大患，不肯輕舉，一行轉世修煉，才得多年，下山不久，當此大任，如何敢於輕敵，金蟬聞言，首先贊可，變了初計，石完性烈如火，倔強非常，胆子比誰都大，雖然敬畏師長，不敢還言，心却一點不知警戒，因聽衆人，說得妖邪那凶，越不服氣，暗忖祖父常說，身稟靈石精氣而生，除遇三陽真火，乾天靈火，極光太火而外，任何邪毒，均難喪害，又精地行石遁之法，萬丈山石，均可通行自如，到最利害時，祇消往地底一鑽，有什妨害，初入師門，無甚功績，師父說得敵人那麼凶法，何不仗着天賦不能家學，和除妖僧一樣，暗入赤身峒，出其不意，先將爲首妖孽殺死除去，或將列霸多的肉體，用姊姊行時所贈石火神雷，炸成粉碎，豈非大功一件，心念一動，又想起姊姊石慧，拜在凌雲鳳門下，不知何時始能得到音信，都是妖苗不好，否則，日前師父還說，爲了雷起龍之事，要尋凌師叔一行，豈不可與姊姊見面，越想越有氣，不

由性起，痛恨妖苗，恨不能一下斬盡殺絕，衆人自不知他心意，又飛了一會，便越過前面高山，到了赤身峒邊界，遙望前面亂峯環列之中，瘴氣瀰漫，結成一片，極廣大的彩雲，覆蓋大片盆地之上，離地約有十來丈高下，方圓達數百里，遠近羣峯，宛如一根根的碧玉簪，和好些大小青螺，倒插浮沈於汪洋千頃的，五色雲海之中，霞彩鮮明，好看已極，來路山巔又高，凌虛而馳，迎着浩蕩天風，目極穹蒼，憑臨下界，由高向低，隱了遁光，斜飛過去，越覺當前景物雄麗，從所未見，幸而事前知底，相隔已近，預有戒心，如是尋常經過，再要隔遠一些，必當是仙雲罕地，繁霞麗空，總有仙靈寄居，可以晉接，決想不到，內中伏有無限危機，因地域廣大，毒瘴凝聚，以金石二人的神目，竟不能透視下面，深知利害，南海雙童，又再三力說，不可冒進，好在過山以前，已用本門神符，掩蔽遁光，便有敵人跟蹤，也難發現，已然深入虎穴，不必忙此一時，最好謀定後動，看準敵人虛實，再行下手除害，使其一發必中，既免徒勞，又少危險，衆人俱以爲然，便就近下落，想不去衝動那片瘴幕，祇順山徑，由彩雲之下，繞將過去，到地一看，那山形的險惡，簡直從未見過，一面是峻嶺冰峯，高出天漢，半山以上，草木不生，所有山石沙土，均是紅色，再往上去，便是冰雪佈滿，陰寒刺骨，半山以下，氣候炎熱，草莽亂生，上面多帶毒刺，奇石磊砢險巖難行，休說羊腸，連個鳥道俱

無，沿途不是深溝大壑，瘴氣蒸騰，毒煙蒼鬱中，時見毒蛇巨蟒影子出沒，異聲四起，響振空山，怪風時作，鳥飛不下，再不，便是森林綿亘，叢箐阻路，光景黑暗，不見天日，衆人雖不畏這些艱險，看去也覺陰森淒厲，不可留連，略爲端詳形勢，爲防飛行太急，易被敵人驚覺，各把飛勢改緩，貼着地面，緩緩飛將過去，好在山路危險，也不畏難，正覺沿途形勢，險惡醜怪，使人無歡，前面已然發現瘴氣，祇是斷斷落落，零散飛翔，殘錦斷紈，自成片斷，浮空停滯，越往前越多，片也越大，望將過去，宛如錦堆繡幕，虛懸地上，已覺美觀非常，等到再往前走不多遠，隱聞雞啼之聲，比起平常，閒行田野之間，所聞到的雞啼，迥乎不同，均覺這等蠻煙瘴雨毒嵐鬱蒸之地，休說是漢人，連生苗野獠，也早絕跡，怎會有此雞鳴，連忙循聲尋去，沿崖一轉，忽見清溪映帶，松竹蕭森，到處花光如繡，綠柳含烟，水木明瑟，全是一派靈淑清妙之景，再被那些看去美麗非常，實則中蘊奇毒的，山嵐惡瘴一陪襯，越覺靈景天開，其中必有神仙宮宅，衆人因沿途蕪穢非常，霉溼之氣，中人欲嘔，這裏風景，偏是如此靈妙，最難得是，泉石清幽，地絕纖塵，情知有異，越發留心，沿着一片花材，直往前行，又聽山巔雞聲，日光停午，溪山如畫，滿眼芳菲中，忽然聞此，令人有雲中雞犬之思，心正奇怪，路轉峯迴，前面山崖上，忽現出兩間，用新竹子建成的茅舍，似新落成

未久，竹色依然蒼潤欲流，屋頂茅草，也是青色，與常見不類，屋前崖石上，高立着一隻金色雄雞，也比常見的，要大幾倍，生得朱冠錦羽，鉤距如鐵，昂首獨立，目射金光，顧盼之間，甚是威猛，那地方乃是石崖上面，一片狹長平地，茅屋側面，尙闢有大片水田，田中種着尺許長的苗秧，看去似稻非稻，一色通紅，甚是奇麗美觀，石生正向阿童，悄聲說道，這等地方，怎會住有人家，景物偏又如此靈秀，你看花林竹屋，綠水紅秧，與四圍的樹色泉聲，交相映帶，有多好看，石完覺那田中所種，與平時所見水稻不同，清風吹動，宛如紅浪，又勻又細，覺着好看，便往田邊走去，甄良早看出主人，敢在此地隱居，不問邪正，均非庸流，稻又異種，從所未見，恐其冒失惹事，忙趕過去，想要攔阻，忽聽石完，笑喚師父師伯快來，這裏的水，怎會倒流，甄良因諸人所居，相隔祇有半箭之地，虛實未知，恐被聽去，忙令禁聲，衆人也看出異處，趕了過來，往田中仔細一看，原來水田所在，地勢較寬，好似本來和茅屋前面，同是狹長形，後經人力，將靠裏面的山崖，由頂到底，削去了一大片，並在上面，加以雕琢，所以別處山崖，都是佈滿蒼苔，翠色如染，這裏却是大片黑石，不着寸草，壁上大小洞穴，密如蜂窠，處處嵌空玲瓏，看去頗俱匠心，因是歷年較久，風雨侵蝕，如非衆人慧目法眼，又是行家，常人到此，必當天生奇景，決看不出雕琢之痕，這還不奇，最奇是，那

片水田，廣祇數畝，方塘若鏡，中間並無畦隴，所種紅稻，甚是柔靱，高出水面，雖祇數寸，下面却深，通體長約三尺，稻尖上，各有一粒，綠豆大小的紅珠，水深竟達七尺以上，稻並無根，水係活水，偏能直立水中，行列整齊，毫不移動，近稍出水數寸的上半段，祇管隨風披拂，柔軟非常，水面以下，彷彿一枝長箭，插向土中，穩定非常，靠近前面崖口，闢有兩條水路，寬約二尺，與田相通，大股清泉，宛如銀蛇，由山下清溪中，蜿蜒急駛飛來，朝着相隔十數丈的危崖猛竄，逆行而上，順着水路入口石槽，直注田中，入口水勢立歸平靜，田面上，一片澄泓，依舊清明，並不起什波紋，另一水路，在斜對面，却順石槽，臨崖往下飛瀉，探頭崖外一看，好似兩條玉龍，此去彼來，上下飛舞，追逐於青山碧崖之上，循環往來，永無休息，頓成奇觀，經此一來，越看出田中所種，不是靈藥仙草，也是左道中珍奇之物，料定此草，必須種在水中，那水更須新陳代謝，極難種植，因此開田建屋，命人留守，並用法力，引得山中靈泉，上下交替，不令田中留有陳水，似此專吸癸水精華的靈草，必有大用，崖又密邇妖窟，主人決不是什好路道，易震便主採上兩根，異日向人請教，好在對方種得太多，取之無傷於廉，甄良因石完無心開口，主人必已警覺，當地雖鄰妖窟，禁水之法，不是妖邪，除遠近瘴雲浮湧外，也不見什邪氣，這類靈草，想必珍貴非常，如何無故招惹，不告而取，

忙用傳聲攔勸道，我們不知人家細底，又當大敵當前之際，最好不要多生枝節，與其如此，不如逕往屋前探看，相機行事，要好得多，易震原是童心未退，一時好奇，聞言也就拉倒，石完爲了不會本門傳聲之法，師父又禁說話，本來氣悶，及見易甄二人口動，問答神情，疑是要探紅稻，性又猛急，本是同立田邊，相隔甚近，覺着那稻，色如紅玉，好看好玩，心念一動，伸手便抓，誰知那稻，植立水中，看去那麼剛勁，却動不得，手才挨近，一連串波波之聲響過，當時聞到一股異香，隨手倒了一大片，甄氏弟兄，連忙阻止，已自無及，再一細看，梢尖上紅珠，是倒在水中的，全都爆裂，適才響聲，雖極細碎，主人必有警覺，又看出倒的那一片，齊齊整整，作六角形，一倒便沉水底，隨着泉流，往崖下駛去，晃眼都盡，祇空出了丈許大小，一片水面，知已惹出亂子，方用傳聲，令衆留意，一面回走，想到竹屋探看，忽聽呼呼風聲，一片錦雲，帶着兩點金光，已自凌空飛墮，朝石完撲去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先前所見金雞，因來勢雖猛，雞不甚大，又是自己失理，忙止石完，不令出手傷害，暫且閃避，等見主人再說，雞偏朝人猛撲不已，石完從來不違師命，又覺那鷄好玩，還想將他捉住，誰知來勢猛急異常，動作神速，爪喙齊施，微一疎忽，竟被爪尖，劃了一下，當時皮破血流，又痛又癢，本是自己不好，毀人紅稻，又聽師父，連聲阻止，不敢違背，一着急，便往地下鑽去，那

雞重向衆人撲來，金石二人，先見石完狼狽之狀，還在好笑，見慣仙府靈禽，區區一隻較大的雞，自不放在眼裏，及見石完逃遁雖然迫於師命，素性倔強好勝，家學淵源，怎會那樣手忙腳亂，正待行法禁制，見雞飛來，猛想起衆人，已然隱形，此雞怎會看出，心中一動，阿童在旁，看出石完，彷彿受傷，剛將佛光放起，忽聽嬌嗔阿晨，聲甚清越，那雞聞呼，似要飛走，但被佛光困住，急得在光中不住怒鳴，掙扎亂飛，祇衝不出去，同時，又有一條白影，映着日光，宛如銀星飛墮，由危崖頂上，直射下來，快到衆人頭上，忽然一個轉折，往茅屋中飛去，剛看出是個高才二三尺的白猿，隨聽先前喚雞女子口音，說道，我正有事，不能出見，阿晨無知冒犯，你那同伴，已然受傷，此雞爪有奇毒，快將他尋來，同到我家相見罷，衆人見本門隱形法，竟被看破，大爲驚異，又聽口氣不惡，忙即回應，將石完喚出一看，傷處已然紫黑了一片，說是有些癢痛，尚不妨事，便把隱身法撤去，收了佛光，同往茅屋走進，先在外面遙望，屋祇兩間，地鋪草茵頗厚，陳設甚簡，門窗洞啓，空無一人，祇當主人出外，石完一喊，便往田邊趕去，也未細看，這時，見外屋大約三丈方圓，當中草茵上，有一女子，席地而坐，身旁有一矮几，上供瓶花，和一個形式奇詭的香爐，女子年約二十來歲，穿着一身黃葛布的生苗裝束，玉膚如雪，身材甚是秀麗，祇是滿面傷疤，五官殘破，乍看面貌，十分醜惡，稍一

注視，便知以前，貌極美麗，祇爲傷痕稠疊，左眼裂了一口，鼻準削去半邊，此外鱗傷甚多，變成醜怪，可是頭上秀髮如雲，雙肩玉削，肌理細膩，骨肉停勻，明是一個美人胎子，手持一鏡，剛剛放下，見衆進門，也不起立，開口便向石完道，真難爲你，居然受傷之後，還能行動，此事奇怪，快請過來，我叫阿晨，將毒收去，醫好再談罷，說時，那隻金雞，已隨後趕來，聞言昂首張目，怒鳴了兩聲，苗女忽把面色一沈，雞似害怕，忙即飛起，張口咬住石完傷處，微微一吸，石完便覺痛癢全止，傷處一涼，便自收口，不再流那紫血，見雞神駿，羽毛可愛，想要撫弄，已然飛去，衆見苗女，毫無敵意，笑問道友何名，怎看出我們形影，苗女答道，諸位來時，原未看出，因聽有人說話，用昔年師傅晶環查看，才知來了多人，我在此爲人所累，苦守多年，不算以前被困，已有兩甲子，未見外人，平日祇此一雞一猿相伴，塘中所種，乃太清仙界，飄墮人間的靈草，名爲朱萍，又名辟邪珠，專破毒嵐惡瘴，另外更有一種靈效，尙難明言，因是此草，乃太清靈氣所鍾，品最高潔，必須靈泉活水，始能長成，頭上結實，小如米粒，人手以及尋常金鐵，全不能近，近則立毀，我費了多少年的心力，才得成長，昔年所許心願，已快完成，不料諸位到來，無心中毀去一方，所幸種得尙多，還是足用，否則，對頭邪法煉成，便更難制了，行將離世的苦命人，本不想與外客相見，因見來

客，個個仙骨仙根，道法甚高，也許能夠助我一臂，爲此請來相見。不知諸位道友，姓名來歷，可能見示麼，衆見苗女，人甚和善，吐屬嫺雅，又是一身道氣，料是修煉多年的散仙，早在暗中，傳聲商計，由他口中，探詢妖苗虛實，便由金蟬，略說姓名來歷，一面留意，查看對方神情，初意所居，與妖苗相近，就非同類，也必相識，並未告知來意，那知苗女聞言，立現喜容道：我自受那冤孽暗害，走火入魔，已三百年，祇說費盡苦心，完我誓願，將來孽消難滿，仍不免同歸於盡，不料今日，會有生機，諸位道友，可是奉了師命，來除列霸多師徒的麼，衆因主人苗裝，本來不無顧忌，及聽這等口氣，來意又被道破，立即明言，苗女喜道，我名雲蘿娘，往事如烟，也難詳說，但我除害的心意，却和衆位一樣，爲了本身孽難未滿，不能隨意行動，隱忍至今，前數年，因那冤孽，煉了極利害的毒蝗，和血河妖陣，我才着急，元神冒着奇險，去往先師藏真之處，與萬丈寒潭之下，將寶藏多年的朱萍仙草取來，仗着獼猿之助，開出一片水田，照先師留示傳授，行法佈種，妖孽昔年，與我原有此後永不相犯的誓約，又在法力靈符，禁制防護之下，本來不知此草用處，直到去年，被妖徒鄭元規，無意中經過，發現此草，剛出水面，快要結實，前在陷空老祖門下，原曾見過，深知他的靈效，同時，又發現崖壁洞穴中，所養來專殺各種毒蟲的千萬火鷄，此鳥金鈎鐵羽，紅頭藍身，口能吐火，大僅

如拳，本來就是毒蟻尅星，再要吃了朱萍靈寶，威力更大，立即歸報妖師，料我有意作對，但他平生說話，永無更改，不肯失信親來，表面不問，暗中示意妖徒，前來尋事，連草帶鶻，一齊除去，妖徒邪法頗高，幸在取種之時，無意中，得到先師留賜的靈符至寶，上月兩次來犯，均仗防守嚴密，人還未到，先自看破，將其驚走，妖徒無奈，又託一人，探我心意，我知冤孽性情，立用激將之法，令其轉告，說我仇深恨重，早晚必報，既然自恃神通，以一派宗祖自命，守着當年誓言，到時由我尋他，一決存亡，不應欺我孤身，自己無臉上門，却令妖徒，來此暗算，這冤孽竟被激動，雖然嚴禁妖徒，不令再來，却知我不久難滿，必往尋他，日夜加功，祭煉毒蝗邪法，我前收門人，早爲所害，近日火鷗，已然煉好，朱萍恰也結實，但是此鷗，萬分猛烈，也是天地間的惡物，一到長成，口能噴火，便難馴服，當初爲防毒蝗利害，不能一舉成功，曾用法力，使其交配，所產太多，性既通靈，又經法力訓練，多食各種強身健力之物，越發凶猛，先還未覺，日前方始看出他的利害，惟恐喂那萍實之前，稍爲疎忽，被其逃走幾個，飛往人間，固然除他討厭，妖徒凶頑詭詐，萬一另約教外妖黨，來此暗算，一個照顧不到，後患無窮，必須有人相助，才保無害，難得諸位道友到此，不知可能相助麼，衆人一則同仇敵愾，又都好奇，便問如何助法，蘿娘笑道，事並不難，到時，祇有一人，用

那佛光，凌空防護，一見有人來犯，代我上前，應付些時，不令分我心神，便可成功，話須言明，我雖不是妖邪一流，本門法力，一向隱祕，有好些處，不使外人看見，祇請諸位，候到今晚子時，飛空防護，如聽雞叫，便成功了，並非掃興，赤身峒埋伏重重，禁制也頗利害，更有妖法祭煉而成的瘴毒之氣，也非此時，所能前往，尤其中洞，乃妖孽多年枯坐之處，肉身所在，深居地底，防禦更是周密，有兩件最利害的法寶，均在身上，可惜無人能近，否則，休說傷他肉身，祇將法寶盜毀，立可減去他大半威力，也不好麼，衆人一想，話頗有理，也全答應，石完見蘿娘說時，曾經看他好幾眼，不禁心動，躍躍欲試，準備由地底深入妖窟，毀那肉身不提，衆人毫未覺查，商定以後，白猿獻上好些仙菓，請衆食用，衆見白猿，靈慧非常，好似功力頗深，又因蘿娘，要到今夜，始能行動，便不去擾他，同往裏間，席地聚談了一陣，又令白猿引導，遊覽全景，由崖頂遙望赤身峒那面，邪烟瘴毒，越發濃厚，殺氣隱隱上冲，形勢險惡非常，互相指點說笑，等到月上中天，回顧白猿石完，均不在側，以爲石完貪玩，被白猿引往別處，因知當地，方圓六十里內，妖邪向無足跡，白猿隨主多年，深知底細，決可無妨，大家談在高興頭上，均未留意，眼看已到子正，石完人尙未回，南海雙童，方自疑慮，忽聽蘿娘，遠遠喚道，諸位道友，請照前言行事，隨見下面，環着水田，蓬蓬勃勃，起了一

片彩烟，轉眼佈開，高升數十丈，連崖帶田，一起籠罩在內，烟中景物，一點也看不見，衆人因知事關重大，各隱遁光，飛空防守，約有個把時辰過去，祇聽烟中，蘿娘連聲嬌叱，羣鳥鼓翼之聲，有如潮湧，不時夾着幾聲雞鳴猿嘯，甄氏弟兄，雖然愁慮，尙以爲石完好奇，同了白猿，均在下面煙中，或是藏身石內，向外觀看，還未想到別的，後來一想，蘿娘曾說，行法不令人見，石完怎得入內，越想越不放心，甄兌首忍不住，朝下問道，雲道友，曾見小徒石完麼，問完，未聽答應，隔不一會，便見白猿飛來，用手連比，石完似已獨往妖窟，不禁大吃一驚，忙告衆人，欲用地行法，趕往妖窟，追他回來，以防不測，金石二人不放心，看白猿手式，好似已有警兆，下面正當緊要關頭，最好誰也不要走開，石完前往，並無危害，二甄又担心愛徒，執意前往，正在商計，忽聽異聲，起自遙空，知有妖邪到來，金蟬首勸二甄，說石完面無晦色，地遁穿山，並還勝過師弟，人也機警，動作神速，稍見不妙，立即穿地而逃，如真有事，你去也是無濟，照主人今日之言，這裏的事，何等重大，豈可擅離，話未說完，那異聲已由遠而近，祇見一片碧綠色的暗雲，由赤身峒側而高空，潮湧而來，內裏夾着大片灰黃赤三色火花，和四五條，血也似紅的妖人影子，又聽蘿娘，急呼諸位道友，速用法寶：將四邊擋住，下面雲網，如無動靜，便不妨事，如有一處衝破，請先代我堵住裂口，斷他退

路，再行誅殺，以免受他暗算，衆人立即應諾，爲防萬一，便令阿童，放出佛光，緊附雲網之上，蘿娘驚喜道，我不知佛法，如此神妙，令高足石完，現正深入妖窟，已快成功，祇是邪法利害，恐其貪功好勝，萬一有失，逐走妖人，速往救應，由小神僧一人，在此護法，過一晝夜，大功告成了，說時，衆人已將飛劍法寶，紛紛放起，初意敵人，大舉前來，必有一場惡鬥，那知雙方，剛一接觸，衆人太乙神雷，未及發放，來敵已不戰而退，衆人本就惦記石完，再聽蘿娘一說，更不放心，也沒細想，蘿娘之言，前後不符，當時留下阿童，靈奇，代爲護法，一同往赤身峒追去，因日裏蘿娘曾說，那晶環共是兩枚，列霸多也得有一枚，邪法又高，離峒三五十里內，多高隱形法，也能察見形跡，反正非拚不可，率性明張旗鼓，殺上門去，均未隱形，祇爲阿童不曾同來，全都身劍合一，暗中戒備，三二百里的途程，晃眼卽至，追時，忘了下有毒瘴封罩，等到追近赤身峒上空，遙望前面，妖火妖光，已由瘴雲層中，刺穿下去，這才想起，忙用法寶，護住全身，一面發出太乙神雷，準備擊散妖氛毒瘴，然後下落，那知數十百丈金光雷火，打將下去，那佈滿半空中的彩瘴，竟似實質，祇動盪起伏了幾下，仍回原樣，方想再用法寶飛劍，試他一下，那籠罩地面的毒瘴，倏地一閃不見，下面現出大片盆地，四外高山環繞，祇有一座峯崖，平地湧起，不特形勢玲瓏秀拔，洞穴甚多，全崖上下，更

點着千萬盞銀燈，明輝四射，燦如繁星，崖前峒門外，並有兩幢，三四丈高的妖火，光焰慘碧，映得遠近山石林木，綠陰陰的，妖人一個不見，衆人特有法寶防身，仍就飛降，剛到地上，便見妖火中，現出兩個，貌相猙獰的妖苗，各持一個長大號筒，嗚嗚狂吹，易鼎一指劍光，飛將過去，竟被妖火擋住，妖苗並未受傷，仍是狂吹不已，隨聽峒中，鼓樂之聲大作，先由峒內，走出一人，金石二人，俱都見過，認出妖徒鄭元規，正要上前動手，鄭元規揚手一片妖光，將衆人飛劍敵住，口中大喝，峨嵋鼠輩，且慢動手，聽我一言，你們萬里遠來，真有法力，何必忙此一時，甄良與妖人，本是舊識，又想探聽石完下落，忙用傳聲攔住衆人，笑問道，鄭道友，別來無恙，有什麼話說，請道其詳，鄭元規冷笑道，教主素不容人，在此撒野，因見你們，如此胆大，從來所無，想要出見，自行發落，等教主出來，你們就明白了，說罷，一隊年約十五六歲的俊童美女，各持香花銀燈，提爐宮扇等儀仗，已由峒內，緩緩走出，同時，四圍爆音四起，波波連響，眼前一亮，立有二十四幢，同樣妖火，突然湧現，內裏各有一個，奇形怪狀，手持弓箭刀矛，各種兵器的妖苗，分班排列，男女俊童後面，一片丈許大的血雲，上坐一個，白衣少年，也由後面，冉冉飛出，到了洞外，居中停住，血雲立化爲一個色如紅玉的圓墩，少年坐在上面，手指衆人笑道，我自在此修道以來，休說在我峒前擾鬧，一入

邊境，休想活命，你們胆子，居然大得出奇，我平生最喜胆大美秀男女幼童，既然自投虎口，要想回去，自是無望，現我破例寬容，我知你們，峨嵋門下，上來定必不肯降順，本身也必有點仗恃，休說勝我得過，便將我峒前彩雲仙瘴破去，也必全放脫身，不與計較，否則，必須拜在我的門下，方可活命，免去陰風化氣，毒火焚身，日受煉魂之慘，你意如何，衆人先以爲列霸多，有名妖苗，凶惡無比，貌相必比前遇妖苗，還要醜怪，不料竟是一個美少年，除却目光陰鷲，隱蘊凶威，滿身邪氣而外，尋常相遇，決看不出那是方今妖邪左道中，首要人物，金石二人，幾次想要開口，均被二甄，傳聲阻止，告以邪法利害，既然對面，便不必忙，石完先來多時，未聽提說，率性等他話完，再與動手，妖苗晶環，雖然可以聆音照形，不能查見地底，乘其動手之時，自己還要由地底潛入妖窟，尋找石完下落，衆人應諾，等到列霸多說完，金蟬當先喝道，無知妖苗，死在臨頭，還做夢呢，旁立妖徒，聞言大怒，正要動手，被列霸多止住，猶笑道，無知豎子，敢發狂言，我不值得動手，看你今日，可能脫出羅網，話未說完，鄭元規湊近身前，說了幾句，列霸多面容遽變，揚手一片妖光，遮向身前，將雙方隔斷，厲聲喝道，峨嵋小狗，竟敢傷我門人，等我發落之後，再要爾等狗命，說時，早有一個妖苗，由側閃過，戰兢兢跪伏在列霸多的前面，顫聲說道，弟子同了八師弟，因癩僧韋禿，借寶未

還，前往中土，尋他索討，剛到滇池，便見他被峨帽羣小圍困，上前相助，不料小獅種害，將八師殺弟死，弟子意欲誘來本山，一起除去，中途又遇二師兄，暗放飛刀，想出不意，殺他兩個報仇，不料相隔太近，反爲所殺，弟子勢力愈孤，祇得誘他來此，並非怯敵，望祈師主恩寬，列霸多目射凶光，冷笑道，我那日已看出禿賊，窮急來歸，不是本心，卦象可疑，曾令你們留意，在此二月之內，不許離山一步，你三人竟敢違命，與禿賊私下結交，將本峒神旛借他，已是該死，況又私離本峒，去往中土，果然禿賊，借此兵解，你們受人之愚，死有餘辜，你祇想將敵人，誘入重地，仗着同門人多，報仇之後，再將敵人法寶生魂取獻，以圖遮蓋，將功折罪，却不想臨陣脫逃，首犯戒條，既是誘敵，就當沿途現形，引來陣內，偏又胆小害怕，不敢隔近，致其迷路，被我對頭引去，你見人久不到，方始約友往尋，發現雙方合謀，便應守我前言，立時退回，再不率性拚命也罷，偏又輕舉妄動，剛一出手，便被敵人嚇退，似此兩犯教規，如何能容，說時，妖苗見妖師，目射凶光，注定自己，手已揚起，知其心黑手辣，反面無情，照此說法，萬無生理，不由犯了野性，抗聲接口道，師主請慢下手，弟子還有要事回稟，師娘火鷗，已然煉成，不久便要來報前仇，弟子等並非不戰而退，實因仇人中途隱形，查看不出，久等未到，前往誘敵，去時，師娘正仗仇敵護法，用萍實喂那火鷗，雖被法力隔

斷，看不出來，聽那鵬鳴之聲，已到師主所說功候，急於歸報，又見誘敵計成，忙着趕回，正值師主入定，祇告知二師兄，請其代為稟告，原意他最得師主寵愛，可說兩句好話，誰知記着初入門時的仇恨，將話變過，有意陷害，弟子久受師恩，便受煉魂之慘，也所不辭，不過漢人非我族類，又是被逐來投，以前我們師徒，祇在苗疆稱雄，與外教中人，素無交往，盡情快樂，何等自在，便有師娘這個後患，也奈何師主不得，自他一來，從此多事，今日敵人，雖然是羣小狗，個個都有神通，法寶尤非尋常，否則，以三師兄與八師弟的玄功變化，怎會死得那快，連滴血分身之法，也未用上，與二師兄平日所說，輕視仇敵的話，大不相同，並且內中一個小禿驢，所放佛光，更是神妙，弟子死何足惜，照此形勢，昔年神仙洞，遺偈留音，必將應念，何苦聽信讒言，仇敵還未擒到，先殺自己人，使外種仇敵快意，去應遺偈留音呢，還再往下說時，列霸多已哈哈大笑，我已煉就不死之身，當我怕那醜婦麼，話未說完，伸手往外一彈，立有豆大一團，赤黑二色，閃幻不定的妖光，射將出去，妖徒聞得笑聲，似知不妙，暗中也有了準備，妖火到前，條地由口內，噴出一片血光，妖火也自打到頂上，叭的一聲，妖徒被那妖火，震成粉碎，血肉橫飛中，一條血人影子，電也似急，便朝鄭元規撲去，鄭元規萬沒料到妖苗，記仇心切，會以本身元神，向其拚命，驟不及防，竟被用本門最惡毒的邪

法，附上身去，又見旁立妖苗，本多面帶憤激，見狀全現喜容，知道自己後來居上，恃寵強橫，又非同種，結怨已多，日前師父又常衆言明，傳以衣鉢，令爲羣苗之長，人心越憤，這類邪法，陰毒無比，一經附身，便如影隨形，成了附骨之疽，難於擺脫，這還是師父在此，妖苗震於積威，恐用法力煉化，仇人不過受點傷害，元神却要消滅，心中顧忌，暫時無害，否則，就算精通邪法，能夠抵禦，不致當場出醜，日後仍是防不勝防，心正急怒交加，列霸多也似此舉，出於意外，大怒道，徒兒不必驚慌，有我在此，祇敢傷你一根毫髮，必將他生魂，火煉百年，受盡苦痛，再行消滅，以爲做誡，等我除了這些小狗，再代你去此一害便了，隨聽有一幼童，怪聲怪氣喝道，不要臉的狗妖苗，死在眼前，還吹大氣，你那妖怪，說得不差，我先送你一丸石火神雷，看看你這不死之身，怎麼煉的，如禁得住，我便服你，說時，語聲好似發自右側地底，妖苗師徒，聞言大怒，列霸多首先揚手，一道妖光，朝那發話之處射去，正待施展毒手，語聲忽止，右側地底，忽然竄出一人，三尺來高，生得豹頭突眼，紫髮凹鼻，大腹短腿，週身皮肉，宛如翠墨的，醜怪幼童，才一照面，瞥見衆人，俱在妖光外層，還未動手，喊了一句，這裏不對，一掉頭，又往地下鑽去，妖苗師徒，聞聲回顧，人已一閃無蹤，跟着，又在妖光之外出現，列霸多方自激怒，忽聽地底，一聲大震，身後山崖，立時震塌了數十丈

一大段，中洞一帶，當時震裂，整座妖峒，竟被揭起，連同大小碎石，峒中陳設，燈火之類，飛舞空中，高湧起百十丈，旁立男女妖童，十九重傷，衆妖徒雖精邪法，未受大傷，也被這一震之威，嚇得手忙腳亂，列霸多一聲怒吼，揚手一指，那高湧百十丈的，碎石塵沙，立似潮湧一般，往左側遠方飛去，同時，人影一晃不見，鄭元規和衆妖苗，全都暴怒如雷，紛紛殺上前去；衆人先見敵人內訌，漢苗不和，同牀異夢，妖苗乖張狠毒，又聽出前遇雲蘿娘，竟是列霸多之妻，料其必敗，方自心喜，石完忽由地底飛出，甄氏弟兄，方恐有失，石完已然隱身地底，跟着驚天價一聲大震，石完飛出光外，將手一揚，一片墨綠光華，擋向前面，那麼強烈震勢，立被禁住，衆人見他，小小年紀，如此法力，全都喜愛，又知石仙王的獨門石火神雷，雖不似魔教陰雷陰毒，却是猛烈得多，差一點山巒，祇消一雷，便成粉碎，列霸多逃時，那樣急怒張惶，許被震碎肉身，也未可知，正想詢問詳情，妖苗已夾攻而來，衆人早有準備，祇爲南海雙童，再三勸阻，石完一到，心中一放，越發起勁，因知那片彩瘴，本就奇毒，又經妖法煉過，邪氣甚濃，定必利害，一動手，便連在一起，合力禦敵，石完一面動手，口中大喝道，那狗妖苗列霸多，不像先遇苗狗醜怪，坐在洞中，和常人一樣，差點沒有認錯，幸在事前，遁往地底，聽見有人說話，得知細底，破了他所設禁制，通行妖陣，暗中尋去，隱在所

坐玉榻之內，因見邪法利害，惟恐一擊不中，除他便難，正等得心焦，妖苗忽然率衆走出，我照所聞除他之法，埋伏了一粒神雷，再將妖陣移動，然後追出，果然不多一會，妖陣被我引發，所有埋伏，連同許多奇怪妖旛刀叉之類，齊向神雷撞去，這一來，威力更大，此時妖苗快要復體的肉身，固成粉碎，連那些邪法異寶，也必全毀，師父師伯，看我這事，做得多好，邊說，邊笑，手舞足蹈，高興非常，鄭元規等，聞言大怒，紛紛厲聲咒罵，發出各色飛刀飛叉，暴雨一般，向衆夾攻，金石二人，見敵人聲勢猛惡，邪法異寶甚多，鄭元規更由手上，發出大片紫黑二色的火星，微一接觸，便化成大片雷火妖光，紛紛爆炸，越來越盛，邪氣奇重，因是恨毒石完，專朝甄氏師徒進攻，知道妖人，曾得陷空老祖與列霸多，兩派真傳，煉就玄功化身，和精金神臂，如不將他元神除去，便將他殺死，也是無用，尤其是幻化無方，最難捉摸，石完貪功好勝，年幼無知，一不小心，便爲所傷，列霸多肉身已毀，剩下元神，更無顧忌，來去如電，捷於影響，雖有專戮妖魂的至寶修羅刀，爲恐打草驚蛇，暫時還難使用，祇得先把玉虎金牌寶光放起，一面同發太乙神雷，雙方殺了一個難解難分，易鼎易震，見久戰不勝，心中不耐，敵人妖火更盛，當地早成了一片火海，比在滇池上空，還要利害得多，金石二人，又不令走開，無從施展，急於立功，冷不防飛出玉虎寶光層外，內有幾個妖苗，也是該死，

見戰場上，敵我神雷妖火，法寶飛劍，互相惡鬥，光焰萬丈，上燭重霄，敵人各在金光銀霞，籠罩之下，飛舞衝突，一任全力施爲，無奈他何，多利害的邪法異寶，發將出去，與那金銀二色的寶光一撞，不是當時消滅，平白毀損，便被盪開衝散，休想近身，自己這面，反到折了法寶刀叉，敵人在寶光防護之下，又把太乙神雷，發個不住，稍爲疏忽，不死必傷，正自急怒交加，忽見易氏弟兄，各駕遁光，衝將出來，以爲妖火奇穢，專污敵人飛劍法寶，容易得手，意欲殺以出氣，萬沒想到，七矮飛劍法寶，開府時，均經太清仙法重煉，不怕邪污，寶光更可由心隱現，五個妖苗，剛一窩蜂，飛撲過去，易氏弟兄，本是誘敵，辟魔神梭，連同太皓戈，火龍釵，早已準備停當，祇是寶光隱而未現，一見妖苗湧來，突然發難，一齊施爲，五妖苗瞥見金光電耀，火雨星飛，方覺不妙，已是無及，當頭二妖苗，首被神梭寶光，衝成數段，再吃火龍釵一絞，立成粉碎，另三妖苗，一個被梭上飛鉞打死，被太皓戈追上一絞，當時了賬，一個爲二人的飛劍裹住，還待施展妖法抵禦時，石完在旁，看出便宜，揚手一片墨綠光華，急飛過來，將妖苗全身裹住，南海雙童，連發神雷，連先一妖苗，全數震成粉碎，形神俱滅，祇剩一個，被飛鉞打斷一臂，滴血分身，見機遁走，經此一來，衆妖徒固是仇恨越深，勢不兩立，易氏弟兄，也藏身神梭之內，一味左衝右突，往來追殺，遇到邪法利害，便埋頭

不出，祇把法寶神雷，發之不已，梭中飛鉞，更雪片也似，打將出去，梭頭風車，精光電濺，衆妖苗一個閃躲不及，撞上便無幸理，這夥妖徒，什九都是生苗野裸煉成，天性野蠻，恃強任性，本不怕死，鄭元規居心險詐，知道衆心不服，早想掃除異己，見此形勢，正好借刀殺人，不但沒有提醒，令其留意，仗着自身法力高強，不致受傷，反到假作義憤，巧言相激，引使自尋死路，似這樣，鬥了三天，衆人一個未傷，妖徒却是傷亡大半，這才警覺，不似以前，專一拚命，不顧死活，才稍好些，列霸多偏是一去不來，雙方都覺奇怪，衆見阿童，靈奇，逾期未來，均疑來時，被列霸多發覺，正在易地相持，祇是敵人最利害的，便是所煉千年毒瘴，爲何也不見使用，好生不解，心想妖徒紛紛傷亡，祇剩下幾個最利害的，如把鄭元規除去，大功便成一半，大家都是越殺越勇，內中石完，幾次想要飛身出去，單獨應戰，甄氏弟兄，深知列霸多，最是深沈陰險，此時不出，不是被阿童蘿娘絆住，便是恨極石完毀他肉身，急欲報仇，知在玉虎神光護身之下，不能傷害，故意隱藏不出，等一離開衆人，出其不意，立下毒手，石完不過仗着乃祖一丸神雷，僥倖成功，如何能是對手，再三禁止，不令出門，石完無法，先還乘隙，傷了兩個妖徒，後剩的幾個，功力較深，連衆人急切間，都傷他不了，何況石完，空自氣悶，無可如何，鬥到第六天上，衆見鄭元規，獨在光山火海中，幻化飛騰，

出沒無常，祇把妖火，發之不已，與太乙神雷，互相激撞，霹靂之聲，宛如千萬天鼓，同時怒鳴，加上遠近山巒峯崖，受震紛紛崩塌之聲，端的猛烈無比，寶光劍氣，與滿空雷火，交織成一片光網，照得數百里方圓一片山野，成了一個光明世界，那條重用妖法祭煉過的，精金神臂，從未見他用過，經這末了幾天，妖徒又被金石二人的七修劍，和南海雙童的丙靈梭，冷不防，傷了幾個，剩下才祇四人，石生幾次要將修羅刀，放將出去，均被金蟬止住，到了半夜，忽聽峒底，起了異聲，鄭元規面色大變，厲聲大喝，峨嵋小狗納命，說罷，揚手先是一片極濃厚的黑霧，衆見妖霧，濃密異常，正發神雷，想要擊散，忽見一片金霞，凌空飛墮，正是阿童靈奇二人趕到，奸生心喜，忙與會合，石生首問，小神僧怎麼來得這遲，可與妖苗列霸多動手麼，阿童方答，我和靈奇，爲助蘿娘，成道轉劫，事完便即趕來，並未見什妖苗，莫非妖孽元凶，竟被逃走了麼，衆人聞言，大出意料，正待詢問經過，忽聽一聲怒嘯，列霸多突由空中現身，已變成了一個血人，身上環繞着數十道，暗綠色的妖光，凌瀲飛舞而至，同時，鄭元規也施展神通，殺上前來，石完早就惦記着一件事情，因列霸多，尙未現身，不敢前去，一見化爲血人飛來，與地底所聞無影仙人留音預示，一般無二，心中大喜，爲防敵人警覺，不便明言，湊到甄氏弟兄身前，把二人手一拉，怪眼一翻，故意喝道，妖苗邪法利害，二位師父，

待我先由地底，遁往雲蘿娘那裏，歇息上一會，再來除他，就容易了，說罷，當先便往地底鑽去，二人防他犯險，不知何意，立即跟蹤趕去，到了地底一看，所行竟是去往妖窟一面，入地甚深，本意將其喚往，問明再說，不料石完，異稟家傳，本難追上，又見師父追來，祇當領會，越發得意，飛行更快，相隔又近，晃眼便到妖窟中峒之下，甄氏弟兄，祇得隨同趕進不提，列霸多邪法甚高，近日更將昔年走火入魔的肉身，修煉復原，眼看神通越大，可以恣情縱慾，爲所欲爲，不料一時疏忽，自恃邪法，煉就雲蘿毒瘴，並有好些利害邪法，和七煞烏靈毒刀，天仙所不能當，明明算出劫難將臨，毫末在意，反因來人，俱似未成年的道童，認爲峨帽門下，多半速成，入門不久，仗着幾件法寶，便令下山修積，憑那一樣，也非對手，再見根骨甚厚，想起所有妖徒，十九苗人，當初傳授他們道法，原因比時，困處山中，不能遠出，心志又大，不問質地好壞，祇有人走近，便行法引來，以致品類不齊，什九凶橫蠻野，全無人性，常時惹事，成羣結黨，互相朦蔽，早就心生厭惡，自從鄭元規來投，互一比較，這些門人，竟是差得太多，先後引進數人，無一不是能手，自然另眼相看，衆門人不但不知自反，反而妬忿，日常傾軋，嫌師長偏心，自己又是一個爲我獨尊的性情，自然有氣，如非念在相隨多年，直恨不能全數殺却，本想復體之後，大開門戶，盡是這些醜怪蠻野之徒，豈不遭人

輕視，曾令鄭元規等，先期物色，難得今日，遇到這多好根器的幼童，如能收到門下，真乃快事，想到這裏，竟離中洞要地，親出應付，對面之後，越看越愛，正殺苗徒立威，忽然變生倉促，那等防護嚴密的肉體原身，竟爲來人神雷所毀，方始驚覺，知道仙傷留音，必將應驗，如換別的妖人，處此境地，不是驚慌失措，定必恨毒仇人，先與拚命，列霸多却是陰險狡詐，爲人沈鷲，一經警覺，便知事關重大，此外還有一個強仇大敵，也快發動，所煉邪法毒蝗，如被破去，多年願望，全成泡影，永無復仇之日，自恃煉就小諸天不死身法，精於玄功變化，多利害的人，也難傷害自己元神，略一尋思，立生毒計，強捺怒火，捨了敵人，趕往中洞，費了六日夜的心力，將先前震碎的，殘屍血肉，收集攏來，施展邪法，使其凝成一個血人，仍坐榻上，再把元神，附將上去，拚受痛苦，放出毒蝗，環身啃咬，使與本身心神相合，這一來，增加了極大凶威，等到邪法妖陣，全都準備停當，再用晶環一看，門下妖徒，已然傷亡殆盡，又看出鄭元規，祇保自身，與敵相持，未以全力施爲，分明借着自己回時所說，祇將敵人絆住，等準備停當，再下毒手，一網打盡，以防懷恨多年的老仇敵，知難而退，不來上鉤這幾句話，就此公報私仇，借刀殺人，否則，敵人法寶，雖然利害，也不致死得這多，怒火剛剛上撞，厲嘯了一聲，忽想起門下妖徒，近日多懷怨望，所煉邪法，主膳上，又缺少幾個有

力量的兇魂，本就打算殺死幾個，取那生魂備用，就便懲一儆百，爲了元神尙未復體，這夥相隨多年的妖徒，多得自己傳授，人數又多，一個威立不成，徒使衆叛親離，反正死了這多，鄭元規引進的十來個門人，又正有事他出，等將敵人殺死報仇之後，除法力最高，平日恭順，不曾腹誹的兩個外，率性將下餘苗徒，一起殺死，連同這些未被敵人消滅的元神，同作主旛之用，這麼一來，邪法威力更大，以後門人，也可改觀，省得雙方面和心違，常起爭端，因而生心內叛，妖苗天性兇殘，一意孤行，無論對誰，均無情意，本是漢苗合生的雜種，貌相俊美，不類苗裸，而所收兩代門人，個個形貌醜惡，引爲恨事，又當死星照命之際，越發倒行逆施，敵人未傷一個，先就打算摧殘同類，當時想到，便即發令，起身趕去，到時，瞥見石完，隱身寶光之中，仇人相遇，分外眼紅，正待豁出受一點傷，冷不防，施展玄功，衝進寶光層內，猛下毒手，殺以洩憤，無如石完命不該絕，忽然穿地遁去，以爲胆小逃走，去與夙仇會合，萬沒想到，石完得了仙人指點，逃時欲進先退，入地立即改道，會往中洞趕去，去得極快，入地又深，忙想行法禁制，已自無及，阿童又受蘿娘之教而來，知他利害，一面暗告衆人留意，祇守勿攻，等到放出毒蝗，大施邪法，再行下手，那時，蘿娘也必趕到，兩下夾攻，便可一網打盡，爲未來仙凡，除此巨害，休看邪法神通，連各派長老，除他均非容易，時機一到，

立可成功，祇在佛光寶光，防護之內，決可無害，蘿娘未到以前，却是萬動不得，速將易氏弟兄，喊來會合，以免暗算，話才說了兩句，金石二人，瞥見石完，首先穿地遁走，乃師南海雙童，跟蹤追下，妖苗師徒，猛追過來，列霸多揚手一股血色火星，往地打去，二人料知利害，如何容他施爲，金蟬忙把玉虎一指，虎口內立噴出大股銀星，將那妖光敵住，未令入地，由此起，雙方便鬥將起來，列霸多以爲所煉妖火，陰毒無比，能由自己心意追敵，中上必死，及見虎口所噴銀星，神妙無方，看去光並不強，勢也不猛，晃眼便將妖火，全數裹住，竟自收不回來，不由又驚又怒，猶笑一聲，把手一揮，先前那片毒瘴，立時出現，將當地罩了一個風雨不透，跟着回手朝腰間所佩革囊一拍，立有長才三寸，各帶着一股黑煙的，數十面妖幡，亂箭也似，飛將出來，散佈空中，晃眼暴長十來丈，分列成一個妖陣，將衆圍困在內，列霸多忽然不見，祇聽空中，厲聲大喝，無知小狗，已落在我的網中，你那法寶，雖非尋常，也禁不起神火祭煉，至多三日夜，連人帶寶，全數消滅，元神還要被我攝去，長受煉魂之苦，曉事的，速將毀我法體的小孽障現出，由我處置，然後跪下降順，還可免死，你們自去盤算，至多一個時辰以內，如敢違抗，仙陣發動，便悔之無及了，衆人回罵，并無應聲，見那邪法，果是利害，自從妖陣出現，當地便被妖雲邪霧，毒煙瘴氣佈滿，四邊矗立着，大小七八十面幡

幢，都是又高又大，凌空植立，各有數十丈一幢，各色光焰黑氣環湧，上面所繪魔鬼妖魂，均已離旛而起，紛紛厲嘯，此起彼應，中間還帶着好些大小血人影子，張牙舞爪，目射凶光，作出飛舞攫拿之勢，待要向人撲來，又似被什東西禁住，不能如願，忿怒若狂神態，一會，又互相轉動，時隱時現，陰風慘慘，鬼聲如潮，甚是淒厲，令人聞之心悸，這時，易氏弟兄，早經金蟬，催動遁光趕去，大家連合一起，照阿童所說，先將身護住，再用神雷，往外亂打，那麼強烈的太乙神雷，打將出去，到了光層外面，竟比先前威力，減去十之八九，不特未將妖火焰光衝散，雷聲也極悶啞，彷彿邪氣太濃，其力絕大，衝盪不開神氣，有時，發雷太猛，剛把外面烟光，衝盪開一片，轉瞬又被合攏，反更濃厚，總算法寶佛光，仍甚強烈，衆人早有成算，沒想衝出重圍，靈巖二寶，又是仙府奇珍，萬邪不侵，來勢越凶，反應之力越大，玉虎金牌的寶光，早已生出妙用，衆人飛身在一個十來丈長的，玉虎神光之上，上面一座金山，發出百丈金霞，反捲而下，將衆人籠罩在內，下面玉虎身上，反射出萬道毫光，口噴銀花，與之相應，吃外面妖火煙光一逼，激得銀星電漩，靈雨霏微，奇霞森空，精芒燭地，氣象萬千，不可方物，雙方相持了一會，鄭元規先前祇想借刀殺人，把同門妖苗，除去幾個洩憤，一直未以全力出手，後見傷亡太多，率性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等這些同門對頭，全數被殺，同黨也將回

轉，妖師邪法，準備停當，那時再一同合力，下手報仇，事完，仍按以前陰謀行事，等妖師邪法，全數傳授，羽翼已成，再打篡位主意，由自己接創教宗，正作如意之想，忽聽妖師怒吼，知他爲人兇毒，反臉無情，借刀殺人，已被看破，心中一味愁急，並沒想到妖師，倒行逆施，臨時變計，非但不再怪他，反想把殘餘苗徒，殺取生魂，一時情急害怕，意欲立功自贖，正待施展神通，剛放起一片陰煞之氣，妖師忽然飛到阻止，說了幾句話，佈上妖陣，身便隱起，因妖師日常除惡喜憎，指名傳授邪法而外，祇知他得有一部道書，所煉邪法，極少炫耀，相隨多年，始終不知他的深淺，當日爲了法體被毀，激動怒火，頭次見他，親自出手，這才看出他的利害，自己所說，還不到他的一半，且喜平日恭謹，處處先意承志，得他歡心，未露反迹，否則，舉手便成灰燼，陰謀篡位，豈非夢想，越想越心寒，妖師祇一變臉，休想逃生，聽出心意，想要收服敵人爲徒，此時除却運用玄功變化，仗着精金神臂，衝入寶光層內，生擒得一兩個，便可不致怪罪，否則，死了這多妖苗，坐視不問，事完吉兇難測，無如敵人，法寶神妙，能否如願，尙不可知，惟恐弄巧成拙，心正遲疑不決，事有湊巧，偶一回顧，瞥見妖師，隱立空中，長眉倒豎，面帶獠笑，知他平時嗜殺，每下毒手以前，多是這等神態，面又向着自己，一時情虛，祇當於己不利，不知另有原因，萬分惶急之下，認定除了犯險擒敵，別無善

法，何況妖師，來去如電，法體已毀，全無顧忌，不論逃得多遠，也被追上，所受更慘，情急無計，便把心一橫，先幻出一個化身，揚手大蓬火彈，朝前打去，衆人早想除他，未得其便，金蟬已然看出妖苗仇深恨重，決不會退，爲聽阿童之言，先前法寶飛劍，均已收回，一見妖人來犯，猛想起修羅刀，尙未用過，正要取出施爲，忽聽靈奇喝道，此賊前在師祖門下，煉就身外化身，須防有詐，弟子頗知他的細底，請師叔留意，少時照弟子所說除他，方不致被其漏網，衆人也自醒悟，鄭元規本是情勢所迫，並非不得已，一見寶光太強，詭計難施，也自退去，衆人方想蘿娘怎還不到，忽聽隱隱破空之聲，甚是尖厲，隨見妖光邪烟，雜沓閃變中，數十面妖旛，突然一齊轉動，緊跟着，十幾道遁光，擁了一夥妖人，自空飛墮，一到陣中，便掉頭往斜刺裏飛去，待不一會，便聽列霸多，哈哈大笑道，既然如此，不等醜潑婦到來，我先把這些小狗除去，看他蛾媚這夥狗道，能奈我何，衆人聞言，方自戒備，又聽遠遠破空之聲甚緊，同時，列霸多也自現身，先前二次出面，本已化成一個血人，這時更是週身均是烈火毒煙，火彈也似，滿空上下飛舞，環陣而馳，四外妖旛，也一齊展動，當時妖火邪烟，濃烈十倍，旛幢上面的，魔鬼兇魂，連同大小血人影子，一齊飛湧而來，阿童忙喝留意，四面妖火，已包圍上來，晃眼之間，上下四外，一齊逼緊，也分不出是火是烟，祇是一片暗赤妖

光，其紅如血，重如山岳，休想移動分毫，最利害是那些血人影子，明見寶光強烈，照舊衝將上來，吃衆人寶光佛光一撞，一聲慘嗥過處，血影雖然消滅，却化成無數血色火星，朝寶光叢中衝進，紛紛爆炸，火便加甚，如非法寶佛光，防禦嚴密，幾被侵入，就這樣，阿童已覺出外面火力，比常火熱上百倍，知那血人影子，均是妖苗祭煉的兇魂厲魄，能發烈火，並具奇毒，稍被侵入分毫，便受重傷，如真被他煉上多日，連法寶帶佛光，雖不消滅，也有不少損耗，想起蘿娘之言，正在戒備，那破空之聲，早已到了上面，似在盤空急飛，疑是本門中人，石生試用傳聲，詢問來人是誰，空中立答，妹子凌雲鳳，向芳淑，聲隨人墮，一圈金光，擁着凌向二女，同駕遁光飛降，雲鳳手託宙光盤，由盤中射出大片其細如絲的，銀色光線，所到之處，妖火邪烟，彩雲毒瘴，似狂濤雪崩一般，紛紛消滅，身後隨定沙米兩小，各在寶珠佛光，護身之下，手指一灣朱虹，電馳飛來，這時殘餘妖苗，和新來妖徒，均用邪法，環繞四面，準備乘虛而入，妖火一破，全都現身，沙米兩小，素來胆大貪功，勇往直前，迎頭遇見兩個妖人，又見邪法毒瘴，如此易破，立指毘那神刀，飛將過去，二妖人也是該死，過信妖師邪法，祇當有心誘敵，沒想到來人所用法寶，專破這類邪法，妖火消滅，如此之快，敵人來勢，又極神速，驟不及防，吃兩道朱虹一絞，斬爲四段，全數慘死，列霸多見衆不降，又聽妖徒

說，對頭已在發動，本就激怒，忽見空中，飛來二女二童，甚是美貌，妄想生擒，剛把當空毒瘴妖雲撤去，想使自投羅網，不料敵人來勢更快，當頭少女，手托一盤，發出一蓬銀線，妖火立破，連毒瘴也全化去，忙即回收，那知妖火消滅，毒瘴却被點燃，轟的一聲，全數無蹤，火力大得出奇，如非玄功變化，見機得快，連元神也幾乎受傷，一般妖徒，自然更當不住，當時死傷了好幾個，不由大怒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兩小，正指飛刀傷人，怒吼一聲，揚手一道暗綠色的妖光，先朝兩小飛去，隨即手挽靈訣，往外一揚，再將腰間革囊一拍，祇聽轟轟發發，狂風暴雨之聲，由革囊口內，飛出千萬毒蜂，初出時，細才如豆，迎風暴長，通體暗綠，約有酒杯大小，目射紅光，口噴毒焰，又勁又直，遠遠數丈，到了空中，便自分散，密層層好似一個其大無比的，空心火球，將衆人裝在其內，爲數不知多少，也不往寶光叢中飛撲，口中毒焰噴射不已，沙米兩小不知那妖光，便是七煞烏靈刀，沙余當先還在妄用飛刀迎敵，阿童知道這類妖刀，最是陰毒，不論是什麼法寶飛劍，祇一接觸，便被緊附其上，生出極大吸力，等對方用力回奪，突然隨同飛來，稍爲刺傷，立即回去，不見人血不退，傷後，不論多高法力的人，至多半年，毒氣攻心，化爲濃血而死，先聽蘿娘說過他的利害，一見兩小無知，不及阻止，立指佛光飛將過去，總算應變尚快，接應過來，這原是轉眼間事，衆人剛剛會合，身外已被毒

蜂包沒，金石二人，以爲修羅刀，專誅妖邪，這類毒蝗邪氣太重，必有兇魂厲魄，附身其上，意欲以毒攻毒，試他一試，那知刀光飛舞中，毒蝗雖死了不少，死後全化成了血色火星，隨着刀光亂絞，越變越多，竟難消滅，毒蝗也層出不窮，衆人正想收回飛刀，一面把太乙神雷，發將出去，忽聽空中，有一女子喝道，諸位道友，放出去的法寶，此時萬收不得，這類妖火，難於消滅，除非永用法寶防身，稍有空隙，被他乘虛侵入，便永附在人的身上，不死不止，休想解脫，我已有了除他之法，祇請諸位道友留意，等身外毒蝗盡滅，邪法全消，合力除那妖徒，勿令逃走，以免後患便了，話未說完，便聽異聲洪洪，震撼天地，眼前立現奇景，先是百十個口噴紫焰，紅頭藍身的鵬形異鳥，由當空突然飛墮，還未到達，口中紫色火焰，先自射入飛蝗陣中，驚虹電射，略一掣動，當頂毒蝗，是被紫焰罩住的，直似殘雪向火，紛紛消溶，化爲一股紅烟，向鵬口中投去，祇見數十股紫焰，靈蛇吐信，衝向蝗羣之中，頻頻閃動，吞吐不休，所射之處，全無幸免，身上更發烈火，星丸跳擲，上下飛騰，先前死蝗，所化火星，當時消滅大半，這類毒蝗，最是兇惡，又經妖法祭煉喂養，與列霸多，元靈相合，雖然物性相尅，因受妖法催動，依舊不退，爲數反到越來越多，跟着便聽蘿娘，與列霸多，互相亂罵之聲，苗語鈎軻格磔，也聽不出說些什麼，祇見雙方，各放出許多飛刀飛叉，滿空飛舞，惡鬥甚

酣，衆人均想助他一臂，阿童，雲鳳，均說來時，受人指教，還不到時候，到是鄭元規，關係甚大，留神他見妖苗事敗，乘機逃走，却是後患，阿童並囑金石靈奇三人，祇見毒蝗一滅，一任蘿娘，去與妖苗相拚，不論勝敗死活，均無須過問，也不可從旁出手，由自己一人，相機應付，下餘諸人，合力殺誅妖黨，詳情將來再說，衆人因他助蘿娘護法，歷時七年，必有成算，各用傳聲議定，依言行事，雙方動手甚快，各具神通，幻化無窮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便換了一個境界，也不再用苗語問答，列霸多自從蘿娘一來，已不是一個血人，仍回了美少年的形貌，說過一陣苗語之後，便少開口，一味啞鬥，殘餘妖徒個個憤急，各作旁觀，不戰不退，因為陣中，全被毒蝗佈滿，雖有火鷗，吞食消滅，疾如風雨，看去爲數仍多，並未十分減少，妖徒似因毒蝗利害，各有一幢血色妖光，籠罩全身，火鷗祇管追殺飛蝗，並不向人進攻，鬥了些時，雙方各有傷折，列霸多忽然猶笑道，醜潑婦，我已煉成不死之身，今日肉體，雖受暗算，元神凝固，玄功深厚，便大羅神仙，無奈我何，事情終有了結，以前縱有仇恨，終是多年夫妻，何苦逼人太甚，如肯善罷，我情願破例，將這些峨帽小狗，放他回去，仇也不報，從此兩不相干，你意如何，蘿娘罵道，你這忘恩負義，弑師叛教，禽獸不如的惡鬼，今日惡貫滿盈，還想花言巧語，行使陰謀毒計麼，實對你說，我當初祇爲一念之差，情癡太甚，幾

番受你愚弄殘害，念在舊情，我都不肯計較，不料狼子野心，毒逾蛇蝎，行同梟獍，殺我兄弟父母子女門人，盜我師傅道書，又連暗算我三次，定要使我形消神滅，才快心意，想那少虛寶冊，非我不肯傳授，一則師命難違，又在恩師被你暗害以前，立下重誓，如何能夠私相授受，你以爲此書盜去，加上妖師傳授，便可爲所欲爲，將我父母全家害死，永絕後患，誰知恩師，洞悉前因，預有準備，不特自身兵解，早就算定，今日之事，也無不預有安排，否則，以他法力之高，豈是邪法毒刀，所能暗算，自己孽重心昏，受了妖人蠱惑，不能自拔，反到以恩爲仇，作那傷天害理之事，如非我預先防到，將寶冊末章，真火焚化，藏入腹內，又有恩師所留異寶神符，豈不早就爲你慘殺，就這樣，仍被你邪法暗算，殘毀容體，受了三百餘年慘痛冤苦，平日我因恩師遺傷，仙機微妙，祇知你將來雖必遭報，但這些年走火坐關，已將小諸天少虛不死身法煉成，祇等元神，復體還原，便成不死之身，誰也不能傷害，當此功候將完之際，就能除你，我也同歸於盡，每一想起，便自悲憤，今日請一道友護法，胸前靈符，忽然發出遺音，來人正是恩師轉世，說你轉眼惡報臨身，陰謀毒計我早看破，我已仰仗佛力，來時早有準備，那末張寶冊，正是你的尅星，羅網佈就，方始尋你赴約，想要逃命，豈非做夢，列霸多聞言大怒，始而滿臉憤急，時作猶笑，一言不發，聽到後來，面上略帶驚慌，聽完，忽然大

怒，厲聲喝道：今日有你無我，隨說，雙手往外一揚，立有十二隻毒蝗，由身畔革囊中飛出，那蝗比先前所見，要大得多，通身都是碧光，亮晶晶的，精芒四射，宛如一蓬，其亮無比的流星，約有五寸大小，飛出將來，出時甚快，到了蘿娘面前，便自分開，蘿娘剛要行法抵禦，忽聽有人大喝道，今日妖人，已用本身血肉喂了妖蝗，此是他的毒計，不可妄動，聲才入耳，一蓬灰白色的光網，閃得一閃，那十二隻毒蝗，立時全被網去，一片吱吱怒鳴，略閃不見，衆人聽出是千神蛛的口音，心中大喜，方在齊聲呼喚，列霸多萬沒有想到，陰謀被人看破，事敗垂成，見狀大怒，手挽法訣，朝側一揚，祇聽前人又喝道，無知妖苗，以爲你煉就蝗母，與本身元靈相合，可以由心運用，化成毒雷陰火，害人快意，誰知遇見對頭，我那同伴，專能吞吃這類妖物，和你這樣妖魂煉就的元神，心思又白用了，說時，列霸多身形一閃，未及追去，蘿娘也把手一揮，洪洪之聲，重又大作，空中火鷗，立時佈滿，鷗外更有一片極濃厚的紫氣，將當地罩住，列霸多哈哈狂笑道，醜潑婦，想和我拚命麼，說罷，張口噴出一綠一赤的火焰，飛向蝗羣之中，後來千萬火鷗一現，俱各振羽空中，停飛不進，祇有鷗口火焰，激射如箭，蝗羣祇一挨中，立時消滅，看去宛如萬千火箭，作一個穹頂形，四面包圍，齊朝中心，閃爍飛射，當時便消滅了一小半，妖光一現，蝗羣全數爆散，化爲無數血色星砂，密層層滿空

飛舞，空中鵬羣，奮力一吸，全數吸入腹內，衆人看出妖苗，列霸多，最利害的邪法已破，勢窮力竭，鄭元規等妖徒，面帶驚惶，恐其逃遁，正待向前追去，忽聽叭叭連聲，密如雨雹，空中火鵬，似萬千爆竹，同時爆炸，一片血肉紛飛中，全數死亡，空中紫氣，竟被震破一個小洞，列霸多化爲一溜血焰，刺空便起，似要乘隙遁走，衆妖徒也似慌了手脚，方疑妖苗，神通廣大，恐要漏網，紫氣忽閃了兩閃，化成兩片烟網，都是雷一般急，一片往下一壓，將那震散空中的火鵬殘尸血肉，連同那些殘烟邪火，全數網去，另一片便朝列霸多所化血焰，迎頭罩下，衆妖徒本已看出形勢不妙，因妖苗法令素嚴，不曾發令，不敢退走，微一遲疑，見妖苗突運玄功飛遁，剛一作忙，衆人已趕上去，另一面，妖苗被紫烟擋住，似凍蠅鑽窗一般，剛剛衝了幾下，未得衝脫，那紫烟也不進逼，祇將妖苗罩定，相隔十來丈，如影隨形，任走何方，一任飛騰變化，左閃右避，均無用處，蘿娘身形早隱，妖苗不知此是前師靈符妙用，祇當仇敵元神所化，意欲與之同歸於盡，仍想逃死，正在暗發密令，說自己法力，遠勝仇敵，好些尙未施展，更有七煞烏靈刀等至寶，不會使用，本意遁回中洞，取寶雪仇，並非真逃，爾等不必害怕，衆妖徒知他法嚴心毒，原不敢走，又太信服，不知妖師，欲令替死，以便逃身，相起好些法寶，和七煞毒刀，果還未用，聞言精神大振，頭一個鄭元規，先就恨毒仇人，

立以全力迎門，衆妖徒相繼上前，衆人也忙用法寶飛劍，迎頭敵住，妖苗見替死鬼，一個也未找到，本就情急，待用毒刀傷敵，猛瞥見地下，飛出三道遁光，正是先前毀他肉身的幼童，同了兩個矮子，想起深仇，一指刀光，電也似急，斜射過去，甄氏師徒，本在中洞，成功回來，知道此時妖人，已到山窮水盡之時，又聽上面，衆人傳聲發話，勿令鄭元規等妖徒漏網，甄氏弟兄，忽然貪功飛出，石完緊隨在後，剛出地面，瞥見列霸多，還在耀武揚威，想起中洞留音，方喊師父，留意毒刀，話未說完，一片暗碧光華，挾着一股奇腥之味，已迎面飛到，甄良不知利害，來勢又急，不及閃躲，百忙中，飛劍抵禦，不料妖刀，變化無方，比電還快，得隙即入，才一照面，接連急閃了兩下，甄良左膀，先被毒刀掃中，當時身子一麻，脹痛非常，甄兌看出毒刀勢盛，惟恐有失，上前助戰，弟兄二人，恰是相繼發動，也被掃中左肩，同時受傷，幸是久經大敵，知道不妙，忙將真氣閉住，一面放出法寶防身時，石完見師受傷，又急又怒，怒吼一聲，身劍合一，化成一片墨綠光華，待要迎上，沙米兩小，先在寶光層內，早就躍躍欲試，及見妖苗勢敗，毒蝗消滅，立隨衆人出戰，正自興高彩烈，手指佛光朱虹，向兩妖人進攻，不料被向芳淑，搶在前面，用納芥環，收了妖人飛叉，就勢飛劍過去，一斬兩段，轉身又向另一妖苗追去，下餘衆妖徒，均被諸師長敵住，才一照面，便被金石凌易諸人，用

法寶飛劍，連傷了好幾個，乃師凌雲鳳的神禹令，專破邪法，尤爲利害，所到之處，妖氛盡掃，邪法無功，晃眼之間，祇剩下鄭元規，和幾個邪法最高的，尙在拚鬥，正感無法上前，側顧妖刀傷人，立即趕去，一時貪功心盛，以爲寶珠佛光，專破邪法，又恐石完受傷，雙方不約而同，人還未到，先把寶珠，由斜刺裏飛將過去，列霸多情急拚命，志在多殺，一見七煞毒刀，被兩團栲栳大的佛光擋住，立即撤回，往側一指，正趕沙米兩小飛來，恰好迎個正着，兩小那知利害，還想毗那神刀，佛門至寶，妖刀決非其敵，雙方各指朱虹，想將妖刀裹住，兩下剛一接觸，妖刀微一閃動，隱現之間，已到了兩小身前，再想收刀防禦，已是無及，總算逃避尙快，妖刀又是見血卽退，刀光過處，一個斷了左腿，一個掃中右脚，同受重傷，另一妖徒，本與向芳淑對敵，看出便宜，揚手一片血光飛來，本來非死不可，一則兩小機警靈慧，又得仙佛兩家真傳，受傷由於疏忽，一見不妙，忙收寶珠佛光，將身護住，石完又跟踪飛來，將那斷腿接住，將頭一低，便往地底鑽去，甄氏弟兄，見勢兇險，也同遁入地內，凌雲鳳瞥見愛徒受傷，妖刀還自縱橫飛舞，石完如非逃遁得快，也差點沒被斫中，一着急，捨了敵人，將神禹令一揚，一股青濛濛的光炁，飛射過來，恰將神刀裹住，向芳淑早有準備，上來故意落後，在納芥環寶光護身之下，與另一妖徒獨鬥，不隨衆人一起，一面留神查看，見鄭元規，雙戰金

石二人，已被絆住，又見妖苗列霸多，急於害人，飛刀遠出，傷人以後，虛籠身外那片紫煙，先任妖刀穿過，此時忽然擋向妖刀前面，妖苗似知中計，剛要回收，吃紫煙一隔，停得一停，禹令神光，飛射過來，將其裹住，料知時機已至，忙把青蜃瓶取出，暗中準備，果然妖刀一被裹住，先前那片紫煙，突然由稀而密，成了大片深紫色的煙網，朝列霸多迎面兜去，列霸多始終認定，那是仇人元神所化，見狀知道仇敵，故意激他，放出妖刀，再行隔斷，由另一敵人，將其制住，再下毒手拚命，祇被上身，便即同歸於盡，祇管平日兇橫，當此生死存亡，一息之際，也自心驚胆寒，妖刀偏收不回，連適才所存萬一之想，俱都無望，一着急，怒吼一聲，二次待化血焰飛遁，就這千鈞一髮之間，剛剛回身，元神未及幻化，眼前一花，頭腦微暈，蘿娘突然出現，周身紫光奇亮，撲上身來，雙方迎個正着，那片紫煙，也兜將過來，將妖苗和蘿娘，一齊網緊，雙方幾於成了一體，就在空中，連聲怒吼，飛騰起來，妖刀在禹令神光之中，尙自衝突亂掙，芳淑將青蜃瓶，往外一揚，一股具有五彩奇輝的，青色寶光，神籠吸水，由瓶口內，飛射出來，雲鳳會意，寶光微微一收，此時妖苗邪法尙在，明知惡貫滿盈，仍妄想收回妖刀，作那困獸之鬥，雲鳳稍爲一鬆，妖刀立即乘虛衝出，吃青蜃瓶寶光裹住，聽的一聲，立被收入瓶內不見，妖苗空自急得怒吼，無計可施，正在運用玄功，強行掙扎，忽見

又一蘿娘，空中現身，戟指罵道：你這喪盡天良的惡賊，也有今日，我那肉身，已然受污，仍還送你受用，我今日已得解脫，可見善惡自有報應，此時對你，未爲已甚，如不知趣，妄想逃脫，徒自多受苦痛，你也深知恩師靈符威力，莫非還要我下那毒手麼，說時，那環繞妖苗與蘿娘肉身的紫氣，由妖苗急掙圖逃，突然發射出萬道毫光，細如牛毛，爆射不已，自從蘿娘元神出現，妖苗勢子，便即停住，不住用苗語，連聲哀呼，及聽對方，這等說法，妖苗面色，立轉慘痛，厲聲喝道，事已至此，本來今日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由你這潑婦報仇使了，蘿娘面帶慘笑，手挽靈訣，往外一揚，紫氣之內，忽起了一片極強烈的火光，祇閃得一閃，內中男女二人，全都不見，祇剩下一團紫色烟網，內中包着一團，黑紅二色的邪烟，蘿娘把手一招，氣團由大變小，收了回去，衆妖徒也被衆人，用法寶飛劍，和兩套修羅神刀，殺了個死亡殆盡，剩下一個邪法最高的妖苗，和鄭元規，被衆圍困，尙在苦鬥，被凌向二女，雙雙趕來，禹令神光，先將妖苗飛刀飛叉制住，破了護身血焰，正待運用滴血分身，變化逃走，阿童始終隱去佛光，暗隨蘿娘元神之後，一見大功告成，方欲上前助戰，妖苗已用邪法化成一溜血光逃走，迎頭遇見蘿娘，擋住去路，不由大怒，妄想拚命，爲師報仇，不料阿童，早就隱身在側，佛光現處，立即消滅，鄭元規早想脫身，妖師一死，同黨全滅，越發心驚胆寒，便

把陷空島主所傳，分身化形之法，施展出來，運用玄功，身形一閃，一片寒碧光華飛處，立現出好些化身，四散飛逃，此是妖人前師，嫡傳心法，神妙無比，所有化身，均由真身主宰，各具神通，與尋常幻影不同，飛遁絕快，仗以逃生，並非無望，偏生却運臨頭，不可避免，真身已在接連閃變幻化之下，衝出重圍，迎頭遇見向芳淑手持青蜃瓶飛來，因知此寶，來歷用法，看出對方勝後大意，有隙可乘，所駕遁光飛劍，又非金石諸人之比，百忙中，忽起貪心，兩肩搖處，那條重加祭煉的金精神臂，立化成一隻丈許長，烏金色的怪手，在邪烟籠罩之下，飛上前去，想將芳淑抓死，奪取寶瓶，不料行家，在側，芳淑又是故意誘敵，使其上當，靈奇早就留心，見鄭元規一逃，忙喊諸位師叔，快隨弟子追趕，話未說完，首先縱起一片寒碧光華追去，無如功力稍差，飛遁較緩，衆人不知妖人玄功變化，善於以實爲虛，又是一個緊接一個，各發出一條精金神臂，四下飛竄，有的還在迎敵，苦苦相持，真身祇是一條碧光環繞的人影，反到像個假的，微一疎忽，等到跟踪追去，相隔已遠，金石二人，惟恐被其漏網，着急之下，人還未到，先指修羅刀追去，妖人不合途中停頓，那隻烏金怪手，剛剛抓下，向芳淑忽收寶光，縱向一旁，納芥環金光驟盛，往上一迎，恰將怪手套住，鄭元規法力也實不弱，一見上當，身後敵人，又復大舉追來，忙運玄功，使先分出的幾個化身回攻，以分敵人心

神，妄想就勢帶了納芥環逃走，剛回手去抓時，一片佛光，突自側面飛來，金石二人修羅刀，也自趕到，連同各人飛劍，一齊夾攻，鄭元規覺着金環，重如山岳，恐爲飛刀所傷，佛光更是難當，知道弄巧成拙，祇得咬牙橫心，自斷神臂，二次待要化身遁走，再如無效，率性棄了肉身，祇將元神逃去，神臂剛斷，耳聽一聲怪笑，身上一緊，猛聞奇腥撲鼻，當時被數十條灰白光影綁緊，奇痛入骨，神志立昏，衆人飛劍，往上一合，白影散處，形神皆滅，同時，干神蛛含笑現身，蘿娘也在空中下拜道，多蒙恩師神僧，與諸位道友相助，使難女得報奇冤，脫難轉世，妖苗陰毒，如非干道友提醒，將他自用心血煉成的蝗母網去，仍不免於重傷，轉世便要減少好些道力了，甄道友高足，雖將鄭元規前盜的靈玉膏得到，祇能用以止痛，不令毒氣，攻入太深，易於封閉氣穴而已，要想復原，仍非陷空島冷雲丹，與萬年續斷不可，此行越速越好，轉世之後，再行拜見吧，說罷，一片紫光，疾如電射，往東北方飛去，晃眼不見，大家見面，互談前事，才知石完，先由地底，深入中洞，地穴之下，正在搜尋妖苗肉體，忽聽地底，有人說話，自稱韋八公，告以通行禁網埋伏，與毀尸之法，并說妖刀陰毒，遇時留意，中洞壁內，尙存大量靈玉膏，可乘雷震之後，再來入取，并避凶鋒，萬年續斷，已爲妖苗所污，不能再等語，不料南海雙童，該有一刀之厄，仍然受傷，幸不甚重，功力又高，敷上玉膏，

仍能行動，沙米兩小，却須冷雲丹續斷取到，才能復原，此時尚須靜養，阿童原助蘿娘護法，先不知他看出石完，精於地遁，又見面無晦色，故意暗令白猿，引其去往妖窟，到了一晝夜後，蘿娘自己說出，阿童原愛石完天真，恐其涉險，正在指責，怪其不誠，蘿娘卑禮告罪，又說自身孽重，此行必與妖孽，同歸於盡，阿童見他悲憤可憐，問其可有解救，蘿娘答說，再有三數日，元神復體重生，或者有望，一則時機緊迫，又恐妖苗，也在此時復原，更是難制，祇率一拚，阿童忽發慈悲，想用佛法，助他一臂，此舉頗耗行法人的元氣，蘿娘早想求說，未敢出口，聞言大喜拜謝，及被佛光一照，胸前靈符，忽發人言，原來阿童最前生，便是散仙韋八公，爲了功行未滿，受人暗算，沒奈何將元神，附在一個新死苗人身上，隱居神仙洞，苦修多年，蘿娘從小好道，人又長得美慧，八公最愛靈秀幼童，雖知夙孽太重，仍想勉爲其難，一時乘興，收作女弟子，蘿娘七歲從師，到十九歲上，便遇苗族中的美少年列霸多，雙方一見傾心，八公恰值遠遊未歸，本又不禁婚嫁，祇告知父母，便結了夫婦，八公回來，并爲引進，八公知是夙孽，又經蘿娘苦求，也就允許，那知狼子野心，爲了與妻鬥法不勝，負氣出走，拜在八公對頭妖人門下，爲盜一部道書，陰謀弑師，并將蘿娘全家殺死，蘿娘受盡危害，僅以身免，因孽由已作，知其淫凶惡毒，迴無人理，又最愛他形貌，最後一次，乘其來害，鬥

法之時，暗用師傳靈符，使受反應，走火入魔，終年煉那肉身，無心遠出害人，不久，蘿娘也走火坐僵，雙方元神又鬥了幾次，均仗師傳法寶，獲勝免害，後始約定，兩不相犯，等肉體復原，或是蘿娘前往尋仇，再決存亡，妖苗近年，邪法日高，黨羽日衆，正自驕狂，想等復原之後，另創教宗，不料所有前因後果，均經八公算定，有心假手兵解，事前留有錦囊，與幾處遺偈留音，指示機宜，連蘿娘坐僵，也是有心借此磨練，現在師徒重逢，孽消難滿，祇用佛光，照上數日夜，肉體立可復原，再仗留賜的奇珍，到日趕往，便可除害，雖因妖苗，煉有小諸天不死身法，肉身仍要葬送，與之同歸於盡，元神轉世，立可成道，蘿娘得知阿童，是他前世恩師，痛哭拜倒，阿童也頗傷感，立照仙偈留音行事，果然如願，除此大害，干神珠始終緊隨衆人之後，因防衆人，強要見他，被阿童佛光照出，仗着石完身上留有蛛絲，晃眼即可趕上，相隔較遠，及見石完暗入中洞，爲了以前曾令吃苦，意欲助其成功，暗中隨去，後又暗隨妖苗入洞，得知肉身啖蝗，和所安排的陰謀毒手，自知非其敵手，先附在一個妖苗身上，蝗母一現，立時發話，警告蘿娘，由附身靈蛛，將其吸入腹中，遁向一旁，早想對鄭元規下手，爲了金精神臂利害，延遲至今，終於相助成功，心跡早明，也就不再隱避，衆人雖然建此奇功，無如有人受傷，美中不足，幻波池諸女同門，雖有萬年續斷，但無冷雲丹，陷空島之

行，反正非去不可，易李諸人，妖尸也還未除，不便往見，便令凌向二女，護送沙米兩小，同往金石峽，相助韋蛟，防守待救，七矮靈石諸人，便往陷空島飛去，本書原繼三十七集蜀山劍俠而作，定爲蜀山續集，嗣因蜀山近歸本局收回，讀者函電紛屬，乃兩書同寫，今蜀山全書，不久觀成，月出至少一二集，乃將此書，告一段落，下文便與蜀山卅九集相接，二書實一書也，第二集以作者北歸，校刊不慎，錯字頗多，且有數行脫落，屢蒙讀者質詢，至以爲歉，現亦改正，三版再印時，卽無此弊矣，敬祈鑒諒爲幸。

還珠附啓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1 4761B



峨嵋七矮第三集(完)

翻	出版者：正氣書局	版
印	地 址：上海山東路 209	權
必	電 話：九三〇六三	所
究	定 價	有

還珠樓主著